

侃侃金瓶梅

四十五：

来旺儿被关在县牢里，生死未卜，蕙莲非常着急啊，赶紧又来央求西门庆：

“亲达达（北方方言：亲爱的）啊，你就看我的面子好不好，关他两天，让他知道教训就放了算了，以后呢，你还要不要他帮你做生意，都随你，你叫他去哪儿他还敢不听你的吗？要不你就把他派的远远的，再给他找个老婆，他对你还不得感恩戴德啊？反正我早晚是你的人啊”

西门庆听蕙莲这么说，很开心啊，当即表示都听蕙莲的，还说要买下邻居乔大户家的三间房子给蕙莲住，这样两人就可以做“长久夫妻”了，蕙莲有了西门庆这个承诺，也是很得意啊，这人一飘飘然就容易到处炫耀，这话自然也就传到其他丫环那里了，金莲知道后，立即又来见西门庆：

“你个死汉子，怎么这么糊涂？！就听那淫妇糊弄你！你要真把来旺儿放出来，又娶了他老婆，他心里会怎么想？再说了，你就是真娶了蕙莲，她心里还不是全向着她男人，传出去这邻里亲属间的还不把你当笑话看啊？总之，你要真想收了那淫妇，就一不做二不休先结果了来旺儿，这样你也能安心搂着他老婆了”

金莲这话一说完，西门庆马上又变了主意，立即把先前写给夏局长那个要放了来旺儿的帖子改了之后重新发了一个，要他帮忙做死来旺儿

我们发现在如何对待来旺儿这件事上，西门庆一直都是很摇摆的，蕙莲要他从轻发落，他就从轻发落，金莲要他斩草除根，他就斩草除根，总之他自己是没主张的，起码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没主意的，这件事情的背后全是金莲和蕙莲在较劲，正所谓“话分两面，面面有理”，她们两个给西门庆出的主意，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虽然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但她们俩那都是伶牙俐齿的妙人儿啊，话一出口那都是玉珠砸盘，粒粒有声，唬的西门庆一愣一愣的，所以西门庆被她们说的东一头西一头，觉得两边都有道理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两个到底谁的观点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在心理学上有个很著名的“黑屋实验”，是说监狱里的两间屋子，一间完全明亮，一间完全黑暗，犯人们可以自己任意选择，明亮的那间是一些小赏赐，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黑暗的那间有什么却是不太确定的，要么就直接获得自由，要么就直接处死，一半一半的选择机会但实验结果却是一边倒的，除了重型犯（死刑犯）之外，无一例外所有的犯人都选择了明亮的那间屋子，没有一个人选择那个黑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打个比方，蕙莲给西门庆的那个建议就是一个黑屋，她的想法是黑屋中“自由”的那一面：西门庆放了来旺儿，来旺儿另外娶老婆，她自己再嫁给西门庆，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看上去很美好，是吧？但是蕙莲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个美好设想中间是有一个及其不确定因素的：那就是来旺儿本人，他这个人的存在直接决定了这个黑屋是“走向自由”还是“走向死亡”，而且最要命的是西门庆愿意去相信来旺儿会和他一起共创“和谐社区”吗？

答案是显然的，西门庆不会相信，也就是说这一点是被金莲给吃透了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金莲来“提醒”西门庆，西门庆早晚也会从蕙莲给他描绘的那一番“美好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选择做死来旺儿，西门庆也不会选择这个“黑屋”的，所以在来旺儿的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痛心的地方，比如其他小厮丫环冷漠麻木的选择和主人合伙起来陷害他们的副主管，比如负责审判的刑事人员选择昧着良心受贿做局，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都还不是最让我们痛心的，这个故事里面最让我们痛心，最让我们感慨的地方在于，这是另外一个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考验人性的“黑屋”，就像那个实验最终指向的那个无奈的结局一样，人性中几乎所有的“黑屋”都最终走向那个同样无可逆转的结局，所以这个关于来旺儿的悲剧故事，事实上在一开头的时候它的结尾就已经注定了

夏局长收到了西门庆的帖子，而负责审案的其他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也都收了西门庆的礼金，“上下齐心，其力断金”嘛，就准备把来旺儿判成死罪，可是这个案子里当值的负责立案的一位阴先生，是个“仁慈正直之士”，他是很同情来旺儿的，不愿意把他做死，这位阴先生不愿意合作，这件事情就很难办了，所以最后夏局长做了一个对双方都妥协的处理，判了来旺儿“杖击四十，解押徐州”，留了他一条命，也算是对阴先生和西门庆双方都有交待了

来旺儿被押解到徐州去了，蕙莲还一直蒙在鼓里，她还以为来旺儿关两天就能放回来呢，结果最后等来这么一个消息，蕙莲是什么反应呢，蕙莲放声大哭：

“我的那个人啊，你这就被弄到他乡去，是生是死，我这像被放在缸里，哪里知道啊？”

哭完之后，蕙莲便取了一条长手巾悬梁自尽，幸好被另一个小厮来昭儿的老婆发现了，赶紧从梁上抢下来，灌了些姜汤，总算救醒了，月娘也是闻讯赶来，毕竟大户人家嘛，有丫环上吊传出去可不好听，女主人肯定要过问的，月娘就安慰蕙莲说：

“傻孩子，有什么心事告诉我，我帮你做主”

这蕙莲也确实是一肚子心事，可是能对月娘讲吗，那要真讲了，我们估计月娘得直接一根绳子又把蕙莲给勒了，所以蕙莲只能哭，这又哭了半天

我们看到这儿也是很奇怪啊，这蕙莲不是就想嫁给西门庆吗，而且她给西门庆提的那个建议也是说要西门庆娶她的，现在就算来旺儿吃了这屈官司，那反正也被押解到徐州去了，这不正好也随了蕙莲的心愿吗，她何苦又要上吊呢，这蕙莲前后的态度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呢，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六：

在进入蕙莲内心深处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来旺儿这个案子，比较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来旺儿的整个这件案子，从开始西门庆设计的这个圈套，到审案的过程，以及最后的宣判结果，和《水浒传》里面的一个案子几乎一模一样，是哪一个案子呢，就是张都监陷害武松的那一个，在那个案子里，也是在武松睡的半醒之中，有人对他说花园里有贼，然后武松赶到花园后也是在黑暗中被一条凳子绊翻了，被绑了之后押去见了张都监之后，也是在武松房里发现了所谓“失窃的赃物”，张都监本来也是要把武松做成死罪，也正好是赶上负责立

案的一位叶先生同情武松，不愿意合作，所以最后做了个妥协，留了武松一条命，判他押解恩州

在这两个案子里面，西门庆和张都监陷害栽赃的手法算是经典的栽赃模板，没什么新意，不提也罢，但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两个负责立案的阴先生和叶先生，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负责审判的机构里面的人，上上下下都收了西门庆和张都监的好处，齐心协力要做死来旺儿和武松，唯独你们两个一副假清高的样子，非要和大家对着干，我们会很担心啊，这样的人长此以往你在那个机构里面混不下去的，那么这样两个人物的出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制度前提就是司法和行政分家，但是在中国古代，不管是所谓“开明”的唐宋，还是所谓“专制”的明清，司法和行政都是不分家的，不但不分家，司法还完全是行政的附属，所以本质上讲，这些个朝代都是一路货色，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不过虽然没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可言，但是却可以尽量去接近，那么在中国古代，怎么去尽量接近那个所谓的“司法公正”呢，很简单，既然司法和行政不分家，那么就把行政上的权力制衡直接投射到司法里面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所谓的“司法公正”是依靠行政上的权力制衡来实现的，所以在这两个案子里的阴先生和叶先生，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同情”来旺儿和武松，但这里的“同情”可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道德层面上的同情，这里与其说是他们“同情”来旺儿和武松，不如说是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另外一些人，在故意给西门庆和张都监难堪，在故意给他们小鞋穿，而他们背后互相角力的一个附加结果就是换来了来旺儿和武松

两个案子相对的“公正审判”，所以很多时候，维持司法公正的并不是道德，而是权力的平衡，没有维持平衡的实力就不可能有公平，你们见过只有一个人就能玩儿的跷跷板吗？没有吧，所以啊，如果那位阴先生不是负责立案的，如果他没有背后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后台，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院书记员，试问，他道德感再强，夏局长能迁就他吗，他能给来旺儿公平吗？

好了，说完这位阴先生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蕙莲的心思，我们不妨再对比一下蕙莲和金莲对待自己老公的态度，同样都是面对西门庆的偷情，武大和来旺儿都是气势汹汹，情绪激昂，一个阵势搞得很大去捉奸，一个大声叫嚣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是金莲对于武大的态度是伙同西门庆一起毒死了武大，而蕙莲对来旺儿的态度却是不断的向西门庆求情要他放来旺儿一马，按理说这蕙莲就是个小金莲，同样差不多的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有两点原因：

第一，蕙莲虽然有很多地方都很像金莲，但是有一个关键点，两者有很大的不同，金莲的童年比起蕙莲要坎坷很多，金莲自小就没了爸爸，很小就被潘妈妈卖给王局长做艺妓，王局长死了以后，潘妈妈马上又把她转手卖给张大户，人在幼年的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的人生观，金莲从小就没有体会过什么亲情，而潘妈妈对待她的方式也真的很不像是一个母亲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对待金莲的方式完全就是在处理一件商品，哪里有空子可钻就卖到哪里，这是一种完全物化的人生哲学，所以这种惨淡的童年记忆对于金莲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金莲会同样把每个她遇到的人都首先用商品来类比，而我们知道人一旦把别人完全物化之后，那可以说要狠下那个杀心也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第二，蕙莲和金莲遇到的人，金莲人生各阶段中那些对她有重大影响的人，潘妈妈，王局长，张大户，武大，我们说得刻薄点，没一个好东西，要么是把她当投机的货物，要么是贪恋她的美色包她当二奶，要么是靠着吃软饭，我们说人生路途只有顺利的人往往看不透生活，但是人生路途如果又只有曲折的人，虽然能看透生活，但往往非常偏激，所以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无情无义的人把金莲从一只纯洁的小白兔生生逼成了一只残忍的大灰狼，让她对这个世界完全失望了，让她对这个世界只有恨意，所以她可以这么决绝的亲手干掉了武大，而蕙莲呢，虽然之前那个蔡局长对她动手动脚的，但是她后来的两个老公蒋聪和来旺儿真的都是对她很好的人，有的人或许会说这来旺儿也是到处沾花惹草的人，怎么能算是对蕙莲好，其实啊，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并不是通过上床来体现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来旺儿即使对于和他偷情的雪娥，也在他去杭州公干的时候专门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有情有义，对于偷情的对象都这么有情意，何况是对老婆呢？所以和武大这个萎缩的精神阉人相比，来旺儿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所以蕙莲即使想要拿他当跳板去找西门庆，对于他也是真有感情的，这种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当然还有最后一点，一个很多人觉得不太舒服，不太愿意承认的一点，但我还是要把它抖出来，那就是来旺儿是个帅哥，武大是个丑八怪，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漂亮的人总是有天生的特权可以让别人去怜惜，去原谅的

蕙莲这一上吊，西门庆也是很关心啊，亲自过来慰问，这一见面可怎么办好

啊，西门庆自己说话不算数，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蕙莲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七：

蕙莲本来还哭哭啼啼的，一见到西门庆进来，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她指着西门庆就骂：

“你可真是好人啊，瞒着我就干这种勾当，你就是那杀人凶手，把人活埋惯了，你整天就哄我骗我，今天说要放，明天也说要放，背地里却设下这等圈套这等毒计，你既要打发人，连着我一块儿打发了好了，还留着我干嘛？”

我们看蕙莲这话真是骂得相当重啊，就是挑明了说你西门庆不是东西，可以说就是撕破脸的那种骂法了，可是西门庆并不生气，他是慌忙笑着柔声劝蕙莲：

“孩儿，不关你的事，都是那个贼子坏了事，所以我才打发他嘛，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说完之后，西门庆又亲自去买了一盒酥烧（一种面食甜点）和一瓶好酒送到蕙莲屋里，不但如此，他还安排贲四的老婆和玉箫陪着蕙莲，玉箫也是帮着西门庆当说客，劝蕙莲：

“宋大姐啊，你也是个聪明人，趁着现在正是妙龄，鲜花开到极致，这主子既然爱你，那就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你如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跟着主子总比跟着奴才强吧，再说了反正这来旺儿已经去了，你再烦恼也没有用啊，这哭坏了身子还不是亏了你自已，常言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往后这贞节也

轮不到你”

蕙莲听了也不回答，还是只是哭，西门庆见玉箫说不动蕙莲，又叫金莲去说，我们知道金莲恨不得吃了蕙莲还来不及呢，哪还有心思帮西门庆当说客去劝她，所以金莲直接拒绝西门庆：

“这个贼淫妇，就一心想着她男人，这等贞节的人，你拿什么去说动她？”

西门庆却笑着说：

“你少听她瞎扯淡，她要真是个贞节的人，当初就一直守着蒋厨师，也不会嫁给来旺儿了”

说完之后西门庆又亲自盘查下面的人，看是谁把来旺儿被押解到徐州的事儿捅给蕙莲的，查出来的话他要狠狠的收拾这个人

这一系列的举动，这一系列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现在西门庆对于蕙莲的感情已经完全发生变化了，如果说当初他送蕙莲蓝绸子那会儿还只是想和蕙莲偷偷情，玩玩儿而已，可现在他不但亲自给蕙莲买甜点，对蕙莲问寒问暖，还煞费苦心的找这么多人去安慰开导蕙莲，可以说，这会儿西门庆已经决定要娶蕙莲了，我们要知道西门庆以前和金莲厮混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想过要娶金莲的，所以这个地方西门庆真的是难得的动了一番真感情啊，那么我们也很好奇，到底是蕙莲身上的什么东西打动了西门庆呢？

其实这个答案就在玉箫，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三段话里面，这三段话虽然内容和内涵都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词：“贞节”，其实这就是全部的答案：蕙莲是一个贞节的女人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这蕙莲就是一个骚货啊，成天卖风弄姿不说，还到处勾引男人，这种荡妇怎么他娘的能和贞节扯上关系，八杆子打不着嘛，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毕竟对很多人来说，女人的贞节只是指身体上的，再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哈代的《德伯维尔家的苔丝》中的苔丝，这两个淫妇按照书上的副标题都叫做“一个纯洁的女人”，你要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解读的话，你读不懂的，会崩溃的，这些个淫妇怎么能叫“纯洁的女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女人真正的贞节并不是身体上的，女人真正的贞节是内心的贞节

我们常说要以人为镜，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而西门庆这个人恰恰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可以拿来当镜子用的人，这些个女人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通过他西门庆这面镜子都被照的清清楚楚，什么叫真正的贞节，说白了，真正的贞节就是对于情意的忠贞，“有情有意，敢爱敢恨”，不要小看这八个字哦，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屈指可数，因为这是一种很高贵的内心，这就是蕙莲和金莲最大的区别，金莲是一个已经被生活折磨到只剩下欲望和仇恨的人，所以她已经渐渐的在精神上变得猥琐，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精神上的荡妇”比一个“身体上的荡妇”要可怕万倍

西门庆心思已经完全放到蕙莲身上了，如果事态就这么发展下去，西门庆一定会娶蕙莲做七太太的，这是金莲绝对不能容忍的，但金莲城府够深啊，立即想到了一条计策，她马上去找了雪娥，在雪娥那儿挑拨离间，说是蕙莲在西门庆那

里揭了雪娥和来旺儿的好事，所以才惹恼了西门庆而处理了来旺儿，而西门庆之所以痛打了雪娥一顿也是蕙莲挑唆的，我们知道雪娥本来就是没什么心机的人，当初她们旧人集团和新人集团火并她就被娇儿当枪使，现在被金莲一点就着，又被金莲当枪使，马上就扑到蕙莲房里找蕙莲算账，先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讽刺蕙莲，然后又把来旺儿的事儿扯出来，这事儿本来不提也罢，那一提蕙莲立即就爆发了，跳起来就骂雪娥，雪娥见蕙莲骂她也是火山爆发，当即就是一耳光扇在蕙莲脸上，两个女人就这么厮打起来，好不容易被赶来的其他丫环给劝开了

人都走了以后，蕙莲再次放声痛哭，这一次也是她最后一次痛哭，“彩云易散琉璃脆”，当晚，蕙莲自缢而死，为了对于来旺儿的情谊，为了对于来旺儿的愧疚，在那些淫荡的表相之下她终归只是一个贞节的女孩儿罢了

西门庆闻讯赶来，发现人已经救不活了，长叹道：

“这个傻姑娘，这么没福气！”

我们不知道那个瞬间，西门庆的内心到底在想着什么，或许在他的一生中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丝心痛吧，我想或许这丝心痛反而恰恰就是蕙莲最大的福气吧，其实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傻姑娘

蕙莲的这个故事中最让我感慨的是，蕙莲原本的名字就叫“金莲”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的这个蕙莲就是曾经的那个还保留着一丝真情和真心的金莲，而现实的那个金莲用一次一次的毒计和算计把蕙莲一步一步的逼上了绝路，换句

话说，金莲一点一点亲手掐死的已经不再只是现在的蕙莲，而是那个已经过去的金莲她自己：掐死掉自己的真情，那个过去的傻傻的自己，然后你就可以脱胎换骨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这也就是作者在这儿的黑色幽默中为我们透露出的一点超越时代的感伤吧

家中的丫环无故上吊自杀，这可不是小事情，雪娥也是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来求月娘想办法，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善后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八：

蕙莲死了，雪娥是吓得七荤八素，她本来就没什么心眼儿，哪里知道蕙莲上吊的真正原因啊，她还以为蕙莲就是因为和她怄气才寻的短见，所以赶紧去月娘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情，月娘也是又好气又好笑，最后和西门庆一商量，给县里面的调查组递了一个报告，就说是蕙莲因为丢了一件银器，怕主人家怪罪，所以自己寻了短见，同时呢西门庆又送了三两银子（人民币15000）的人情费给李县长，这县长大人本来就和西门庆来往密切，自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这件事也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处理完蕙莲的事，接下来可就是一件非常要紧的差事，西门庆也是如临大敌，不敢有丝毫的马虎，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原来国务院总理蔡京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按理说要放在平时，就西门庆这等身份，就是想拍蔡总理的马屁，纵有金山银山也不一定能送进蔡府的门，很简单，没门路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历

来就是讲究派系，讲究人情的，你西门大官人虽然在清河县呼风唤雨，可是放到首都东京，那屁都不是啊，对于部级以上级别的高级干部，想要巴结讨好光有钱可玩不转啊，一定得有相应的关系铺路才行，但是也是机缘巧合啊，我们前面讲过，当时杨司令的那个案子虽然是一次劫难，但是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通过这个案子西门庆搭上了蔡京的儿子，宣传部部长蔡攸这条线，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只要有了第一次，只要是搭上了线，甭管是以什么情况搭的线，那么到了第二次大家就是熟人了，只要是熟人，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这次西门庆也是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花了大力气准备给蔡总理的生日礼物，我们知道这送礼可是一门大学问，既要考虑对方的身份，又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得做得看上去自然而然，不做作，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蔡总理可不是一般人啊，国务院总理诶，你直接送钱吧土鳖不说还特别惹嫌，搞不好弄巧成拙，你要送点情趣高雅的吧，抛开人品不说，人家蔡总理可是大才子诶，又兼任国家书法协会会长，你觉得是高雅的可送去未必对得上人家的胃口，所以这次西门庆也是煞费苦心，那么西门庆送的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用三百两金银（人民币83万）打造的四阳捧寿银人，两把寿字的金壶以及两幅玉桃杯，其次就是蟒袍，瓶儿特别从她那四箱奇珍中选了四件纯红和纯黑的五彩金织蟒袍交给西门庆打包送去

西门庆的这些礼物可以说是选的非常到位，首先是这些金银玉器，这同样是三百两的金银，你要是直接递上去一锭一锭的金银板儿砖，那是很唐突的，要知

道我们传统的这种高级场合下的送礼习惯是“三推三让”，就是说你要送东西的话别人不会立马就接的，会先推辞一下，做个样子，然后你再劝一劝，做个解释，圆圆场，最后人家才收下来，这是一套规矩，所以同样是金银，做成工艺品的好处就很明显了，那就是你在劝的时候双方都能很好的借坡下驴，比如对方说：

“哎呀，怎么好意思收这些啊，你知道我一向为官廉洁啊”

你可以马上说：

“这些不是钱，这些是一点心意，知道您情趣高雅，所以放在您书房里供您赏玩的”

所以这种场面上可以让人家不丢面子的润滑剂效果是一定要考虑的，虽然场面下我们都知道这其实都他妈没区别的，再来说这蟒袍，我们知道蔡京的职位不止是总理那么简单，他还是太师，在明代，太师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位，所以蟒袍这种显示高贵身份的礼物可以说是拍到蔡总理的G点上了，和他的高贵身份完全相得益彰，确实高明啊

六月十五，蔡京生日这天，西门庆让来保和自己的另一个结义兄弟吴典恩一起把这份精心准备的寿礼送到东京，通过蔡府的管家翟谦（人情费三十两白金，人民币15万）引见给蔡京，蔡总理见这份厚礼是大喜啊，当即封了西门庆一个五品的“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这个官职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官职不管是在明代还是在宋代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把里面的“金”，“衣”，“卫”，三个字排在一起念一念，很有印象对吧，没错，这个官职很有可能就是在暗指明代那个著名的特务机构：锦衣卫，而这个官职的直接职权也暗合了这一点，因为蔡总理授予西门庆可以直接监察山东本地司法刑事部门的职权，这也是和锦衣卫的鹰

犬监控职能完全对应的，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终明一朝，锦衣卫一直都是直属内廷的官职，并没有驻地方的编制，所以这里也算是作者给我们幽默了一把，借这个官职讽刺调侃世道人心吧

来保千恩万谢之后，翟管家又专门把来保拉到一边，让他带话请西门庆帮一个忙，我们知道这翟管家虽然没什么官职，可却是蔡总理身边的心腹之人啊，我们说得不好听一点，在关系网里面的地位可能比某些副部级的干部都吃香，所以他的忙，别说一个，就是十个百个也得帮啊，可是我们也会觉得比较奇怪，这翟管家虽然只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狗，可是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他的，再说就是真有什么困难，连他这个东京开封府的人都搞不定，那西门庆这个山东地方的人又能搞定吗？那么这位翟管家到底要西门庆帮什么忙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九：

这翟管家到底要西门庆帮什么忙呢？原来啊，这翟谦四十岁的人了，和原配夫人还没有孩子，所以他想叫西门庆帮他在山东那边找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给他送来东京当小妾，帮他生孩子

这个忙嘛就本身来说其实倒也不算太难，也就是要西门庆当一回人口贩子，不过忙虽然不难，但是却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忙不是信的过的人之间是不会提的，试想，你是翟管家，你会随便找个什么下人就去帮你办这种事吗，显

然不会，所以翟管家这次要西门庆帮这个忙，可不只是这个忙本身这么简单，这里面的隐含意思其实是在说，我这次是看得起你西门庆所以让你来帮这个忙，看你上不上道了

所以啊，不管是蔡京大笔一挥封了西门庆一个官职，还是翟管家特别要西门庆去帮忙找个小妾，可都不只是一时兴起啊，那背后的意思就是在考验，在栽培你西门庆啊，所以西门庆这次已经正式入了蔡总理他们这个利益集团的法眼，被批准吸纳进去了，那么蔡京到底是看重了西门庆的哪一点才决定要栽培他的呢？

一方面来讲，是因为西门庆的慷慨出手，他上次找蔡攸帮忙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人情费，就已经在蔡攸那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次给蔡京拜寿，寿礼不但准备的格外用心，格外殷勤，而且寿礼本身的价值也是到达了惊人百万级别，所以啊这么雄厚的财力是让蔡总理很赏识的一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西门庆的另一面，那么这另一面到底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致的概念，那就是在古代中国，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官，这个要是抽象的说是很难说清楚的，那么我们来借着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来说一说这个事情，这个例子呢，就是《三国演义》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段子：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的这么广，是因为这是历来削尖了脑袋想挤进政府公务员这个圈子里的人心中的一个神话，那就是政府老板慧眼识才，礼贤下

士，亲自把有才有德但一穷二白的主人公请去做公务员，而自古以来自比为诸葛武侯那样的“怀才不遇”的人多如牛毛，总是会拿这个故事来发牢骚说自己如何如何背运，没有遇到一个能赏识自己的刘备，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来揭穿这个神话

在对三顾茅庐这个故事抽丝剥茧之前，有两个线头是可以帮我们揭开谜底的关键，这两个线头是两句话，是怎样的两句话呢，第一句是曹操说的，在曹操拿下荆州之后，蔡瑁，蒯越率领荆州的官员来拜见曹操，曹操拉着蒯越的手说了一句很有味道的话：

“我得到异度（蒯越的字），比得到整个荆州都高兴啊”

第二句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在和刘备聊天帮刘备推荐人才的时候对刘备说的一句很荒诞的话：

“卧龙，凤雏，天下奇才，得一人可安天下”

曹操那句话为什么有味道呢，首先腐女们会为这句话激动半天，就好象在吴宇森的《赤壁》里，曹洪那句无比雷人的台词“大哥八十万大军南下就是为一个女人啊？”，当然这是玩笑，可我们也知道在现在各种三国题材的电脑游戏里面，不管是光荣的《三国志》啊，还是奥丁的《三国群英传》啊，蒯越都不是很牛的人，能力很一般，很少有玩家会注意这个人，既然如此，那么在游戏之外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曹公如此看重呢；再来，司马徽这话为什么荒诞呢，因为我们知道刘备最后把卧龙（诸葛亮）和凤雏（庞统）两个人都搞到手了，按水镜先生的话明明只要得到一个人就能安天下，可刘备两个都有了为什么最后也没能安天下呢？

三顾茅庐时期，荆州的政治势力是分派系的，最大的那个派系就是荆州州长刘表，但是刘表他并不是荆州本地人，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刘表想要管理好荆州，就必须和当地的“地头蛇”合作，那么当时谁是荆州最大的地头蛇呢，正好就是蔡家和蒯家，这两家的代表人物正好就是蔡瑁和蒯越，而刘表呢，他娶了蔡瑁的妹妹做老婆，用蔡瑁做大将军，又用蒯越做大管家，正因如此，有了蔡家和蒯家的支持，他刘表才能坐稳荆州，这也就是为什么曹操会特别看重蒯越的真正原因，这个人虽然能力一般，但是在荆州的声望如日中天，你不用他用谁啊？

那么除了蔡家和蒯家，接下来荆州势力最大的谁呢，是庞家，代表人物就是庞德公，而司马徽给刘备推荐的那个凤雏，也就是庞统，正好就是这个庞德公的侄子，巧合吗？那么诸葛亮又是什么身份呢，诸葛亮的舅舅恰恰就是蔡瑁，而他的姨丈呢更牛逼，恰恰就是刘表，也是巧合吗？我们一直的印象就是诸葛亮是个农民，他自己在《出师表》里也说自己“躬耕南阳”，可他说自己是农民你别太认真，就像今天我们去参加湖北省省政府举办的招商酒会，然后酒会上你遇到一个哥们儿，别人给你介绍说他舅舅是湖北省省公安厅厅长，他姨丈是湖北省省委书记，然后这哥们儿很“诚恳”的对你说，其实我是个农民，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您这都是农民，那我们就是难民了”

而当时荆州这块蛋糕呢，是刘表联合蔡家和蒯家在分的，其他的势力比如庞家，黄家（诸葛亮的岳父），诸葛家这些荆州本地的其他地头蛇是没有分到多少油水的，而作为另外一个“外来客”刘备，他想分荆州这块蛋糕，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联合这些目前在野的本地派系势力，所以司马徽对刘备说的这个“可安

天下”里面的这个天下不是平时我们理解的那个天下，这个天下其实只是指荆州，司马徽真正的意思是对刘备说：

“玄德公啊，你想要从刘表那里虎口拔牙，抢到荆州，那就去联合庞家，诸葛家和黄家的人吧”

所以啊，卧龙和凤雏，说到底，就是荆州其他在野派系势力的两个代表人物，是这些家族势力里面名气最大的两个年轻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真才实学，就冲这个名气和影响力，刘备也一定会去找他们两个的，就好比“想用千金买千里马，先用五百金买千里马骨”，只要拉到这两个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荆州派系就会很顺畅的聚集到刘备手里，刘备就“可安荆州这个天下”了

也就是说刘备三顾茅庐的真正原因，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你诸葛亮“姜子牙转世”，那是后话，如果你诸葛亮真的像姜子牙那么有才，那非常好啊，我刘备赚到了，如果你诸葛亮只是个绣花枕头，比如像蒯越那样的，那也无所谓，反正现阶段我刘备用的只是你在当地的名气和名望，换句话说，如果诸葛亮真的就是个农民，就算他再有才，刘备会去三顾吗，半顾都没有，鬼才理你呢！

所以啊，西门庆为什么能得到蔡总理的青睐啊，除了钱之外就是他山东地头蛇的身份，所以啊在中国古代，这才是官员的评选标准，不是道德，而是利益的分配，刘备在荆州如何能够控制舆论，蔡总理的权力在山东地方如何能够延伸，就是依靠诸葛亮和西门庆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先天优势，再加上他们本来后天磨砺出的能力，这样才能成为那些幕后大佬们得力的干将嘛

好了，西门庆现在是一步登天，抢到了蔡京这颗大树当后台，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当红炸子鸡，县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

米尔顿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的殿堂级诗人，他在十七世纪被热烈追捧的程度可以和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古罗马时代的维吉尔，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等人相提并论，而他的代表作，长篇史诗《失乐园》也是莎士比亚之后英语文学最为流光溢彩的作品之一，和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这个借助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讲述人类如何走向堕落而又最终如何实现自我救赎的长诗从一问世起，就为世人所不断的议论，不管是在文学上，哲学上，还是神学上，一直到今天都是热门的话题，不过在《失乐园》中争议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形象，其实既不是亚当，也不是夏娃，而是前半篇的那个主人公：魔王撒旦

那么《失乐园》中的撒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呢？一说起魔鬼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血盆大口，浑身火焰，起码我是这样想，诸位读者还可以尽情发挥想象，或者再是青面獠牙的，或者再是浑身长满倒刺的，或者再是手拿各种凶器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毕竟从小到大，我们平时玩儿的游戏啊，看得电影啊，所谓魔鬼不都这操行吗，但是在介绍撒旦之前，先把你们这些固有的成见通通收起来，因为啊这撒旦不但一点也不像个怪物，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大帅哥，而且严格说来，帅哥这个词都形容的不到位，因为他撒旦本来

是天堂里面最尊贵，最漂亮的一个六翼天使（天使中的最高级别），而且啊这长得漂亮，出身高贵也就算了，他能力还特别强，威望特别高，具有领袖的气质和手腕，我们说不管在任何组织，小到一个社团，大到一个天堂，其实都一样，一旦二当家的牛逼到一定程度那肯定对当老大的有想法，这撒旦也一样啊，他看上帝越来越不顺眼，越来越不满意，就有了想要取而代之的想法，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双方各自组织力量来了一场火并，撒旦失败了，以堕落天使（fallen angel）的身份被上帝逐出天堂，落入地狱，从此成为魔王撒旦

其实我一直觉得要较真儿的话，撒旦这个罪状吧也不算太恶劣，顶多也就是上进心过了点吧，现在咱们评判大好青年的一条重要标准不就是要上进心吗，其实这本身也是撒旦备受争议的一个焦点，后世不少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比如保罗史蒂文斯（Paul Stevens），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都力挺撒旦，称赞他是“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或者是“挑战权威的反英雄”

但是我在这儿呢也不是要和史蒂文斯他们一样要来帮撒旦来翻供什么的，没必要，也不是我的用意，因为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失乐园》丰富的内涵中对于魔鬼这一概念的诠释，那就是堕落的六翼天使，我认为这是《失乐园》中最精妙以及最撼动人心的一个地方之一

魔的英文词根有很多种，比如demon, fiend, juggernaut，但是这些词根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狂热的欲望”，所以魔主要是指心理层面的，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是相通的，东方文化中魔这个字其实也是特指“心魔”，同

样也是指“缠绕不散，无法消除的欲望”，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魔鬼：魔王的使者，梅菲斯特（mephisto），当你想要和魔王做一笔交易，把灵魂出卖给魔王的时候，梅菲斯特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但梅菲斯特并不会马上收走你的灵魂，反而会在最后一刻之前给你一个最后的警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意这个警告，其实不管是撒旦，还是梅菲斯特，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魔是一件没有办法被避免的事情，欲望是没有办法被抵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本身其实都是魔鬼，正因如此，亚当和夏娃才会被撒旦变成的蛇所诱惑，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浮士德才会把梅菲斯特的警告抛到脑后，把灵魂卖给魔王，这一切并非他们本人有什么问题，换了任何人都一样，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那一刻，内心的魔被唤醒了

这也是《失乐园》和《浮士德》所告诉我们的，为何要“失乐”，你只有先失掉乐土，才能有机会再回到乐土；为何要“出卖灵魂”，你只有先卖掉灵魂，才能有机再去把灵魂赎回来，当我们因为疯狂的欲望而无所畏惧的时候，这并不是应该被指责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在于你知不知道去畏惧，你失去的那个是乐土，你卖掉的那个是灵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很残酷，也很悲观，《失乐园》和《浮士德》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警告

我们非常迷茫和尴尬的是，在现实这个魔鬼的诱惑中，道德开始陷入了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我们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目前全世界最卓越的跨文化精神研究学者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精神疾病现象，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道德的力量》(What really matters)

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文革中一位非常温和高尚的严医生被最好的朋友出卖陷害,而饱经磨难,在最后当他有机会复仇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放弃,但他的宽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那位朋友依然以怨报德,继续迫害他,严医生最后的晚景非常凄凉

事实上这个故事在给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面对真实的生活,道德的代价往往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会非常非常的惨痛高昂,所以很多人面对魔鬼的诱惑会选择现实而不是道德,这是无可厚非的,也不应该被过多的指责,但是正因如此,就像克莱曼的书名一样,道德在这个地方显示出了真正的力量,那就是她为什么是really matter的东西,为什么呢?克莱曼在全书的最后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比喻,也是他对于道德的重量的一个总结:

“我很早就发现了毕加索的名画《一个医学院学生的头像》(The head of a medical student)的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那就是这幅画的那个学生戴着一个非洲风情的面具,他的一只眼睛是睁开的,他的另一只眼睛是闭上的,作为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他需要学会睁开一只眼睛去看清楚一切病人在和疾病抗争时所承担的痛苦和折磨,而同样的他也需要闭上另一只眼睛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在面对这些痛苦和折磨时自身的那种脆弱,去保护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他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去保护自己的自我利益,比如自己的职业道路和经济上的所得,我想要进一步概括的是,这幅画对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容易引起尖刻挑衅的地方在于,我们的一只眼睛需要时刻紧睁,以保持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危险和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清醒,但同时我们的另一只眼睛需要时刻紧闭,以保持我们不需要去看到或者感觉到这些负面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乐观和坚强地继续我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闭上另

一只眼睛,我们反而更能看清和感知事理的价值从而更好的去从事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只用一只眼睛,或许能更好的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因为另外一只闭上的眼睛帮我们阻隔掉了那些我们对于通往未来之路所必经的风暴和深渊的恐惧”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面,和现实世界一样,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魔鬼,每一寸土地都是失去的乐土,每一秒钟都有人向梅菲斯特出卖灵魂,我们也在书中看到了那个类似的梅菲斯特的警告,而《金瓶梅》中对于这个警告的诠释和克莱曼教授的这一段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很可惜的是在那个疯狂的世界里,这个叫做“闭上一只眼睛”的警告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听

五十一:

西门庆这个蔡总理钦封的五品刑事监察官可是相当有分量的,要知道西门庆从前的靠山,清河县李县长的品级也才只有七品而已,而且不仅只是品级的差别,我们前面说过,西门庆的这个官职是和锦衣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可以直接忽略官级高低实行越级监察职权的,常言道“不怕官,只怕管”,西门庆现在这个职位牛逼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是官,还是管官的,这个就太劲爆了,正因如此清河县当地的官员对于这样一位当红炸子鸡,不管是出于公职本身(西门庆是监察他们的),还是出于交情本身(西门庆现在的后台是蔡总理)都是趋之若鹜啊,巴结奉承工作搞得是如火如荼,我们这就来看看这帮人的表现:

先是刑事监察局的夏局长，我们知道，这主儿从前本来也是西门庆的巴结对象，而且按职务来说，西门庆是副职，夏局长本人是正职，可是这会儿谁还计较职务正副啊，本来西门庆平时就对夏局长颇为殷勤，所以这会儿夏局长也是礼尚往来，当即令牌一挥，立马就派了二十个排军送给西门庆做上任礼物，这排军呢，就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在前面举“回避”牌子，敲锣开道的军汉，属于官员们前呼后拥排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送就是二十个，那往后西门大官人在县里面的派头有多牛逼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了；

然后又是李县长，本来呢，西门庆从前只是县长大人跟前的一条好走狗，如今昔日走狗一步登天，一夜之间变成了顶头上司，李县长虽然心里面暗自不爽也是不敢马虎啊，马上给西门庆送来了一份别致的礼物，一个年方十八，面容清秀，唇红齿白，身材婀娜，能写会唱的，小郎！我擦，这么个小伪娘算什么意思啊，那说白了，就是送给西门庆的一个小变童啊！我们惊奇之余再细细琢磨一下，也是一拍大腿，要不怎么都说“文人狗腿”，果然还是李县长高明，科举功名不是白拿的，心眼儿活泛啊，知道你西门庆那点花花肠子，女人玩儿的也差不多了，现在送个男人给你玩儿，这份心意也是相当中西门庆的意啊，“欢喜不尽”，当即给这小郎取名为书童儿，留下做贴身侍奉；

紧接下来，又是刘公公和薛公公亲自登门贺喜，这两位呢和花子虚那个叔叔花太监差不多，都是朝廷里面退休之后回到清河县养老的老太监，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实权了，可是也算是县里面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啊，两人过来登门拜访，随行的派头也是相当的大啊，这书上原话是“纓枪排队，喝道而至”，陪同他们一块儿来贺喜的是夏局长和周军长，这帮人里面，夏局长和周军长都是厅级干部（夏局长的刑事监察部门是直属省级的，周军长所处部队是直属山东军区，不是清河县

的地方卫戍部队），刘公公和薛公公都是从中央退下来的部级老干部（内廷的大太监，掌管二十四监的），再加上随行的“黑压压”一片的各种随行伺候人员，都来向西门庆献媚，这可以说是清河县里难得一见的盛况啊，今天西门庆真是太有面子了

除了这些重量级别的官员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各色人等，都在西门庆家门前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可以说踏破西门庆家的门槛也不夸张啊，书上用了一句无比精妙的话来形容这些无比热闹的场景：

“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

那边西门庆刚刚封官是风光无限，李瓶儿这边正好也十月怀胎到了产期，为西门庆生下一个男孩儿，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西门庆也是开心的不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男孩儿，又借着现在自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西门庆就给这孩子取名为“西门官哥”，又花六两银子（3000块）给小官哥儿请了一个叫如意儿的奶妈，可以说现在西门庆正在大步冲向自己人生的巅峰，当时正是盛夏时节，骄阳灼人，西门庆本人也和这骄阳一样，如日中天，在这盛夏的酒宴上，春梅唱起了一首意味深长的曲子《人皆畏夏日》，多么传神啊，所有来来往往，向着西门庆谄媚阿谀的人不都是害怕他这个炎炎夏日吗？所以啊，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一面非常好的镜子，这不仅是对那些和他有感情纠结的女人来说是这样，对于书中的这个世界中的其他各色各样的人来说同样是这样，从他身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世界的世道人心，看到这个世界的世态炎凉

西门大官人现在是红的发紫，既然是“时来谁不来？”，马上就有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老熟人亲自登门拜访西门庆了，谁呢？李桂姐

我们知道啊，上次李桂姐脚踏两只船，背着西门庆在外面勾引富二代公子哥儿，虽然通过应伯爵的调解西门庆表面上也原谅桂姐了，没和她计较，但是以后也没再去找过她，两人也有一阵子没见面了，这次桂姐突然出现恐怕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那么她到底想干什么呢？原来啊桂姐这次过来是要专门拜月娘做干娘的，她亲手为月娘做了一双鞋，又准备了一份厚礼，对着月娘毕恭毕敬的磕了八个头，桂姐人本来就伶俐，嘴巴又甜，把月娘哄的是满心欢喜啊，当即就拍板认桂姐做了干女儿，这本来是二奶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干女儿，这咋一看嘛，我们还有点不适应，不过再仔细一想，我们也是不得不叹服啊，桂姐这一手确实高明，为什么呢？首先，西门庆以前只是有钱，现在又当了官有了权，那就是县里面的实力派人物了，桂姐在丽春院里面接客，如果她还是西门庆这个“锦衣卫”的二奶的身份，试想谁还敢来包她出台啊？这不是砸自己的生意吗，所以换句话说，这认了月娘当干娘，那西门庆自然就是自己的干爹了，这既撇清了两人的关系，又拉了这么一位实力派的干爹当后台，以后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丽春院欺负她啊？其次，要修复和西门庆的关系，自然要从他的太太入手，这些太太们里面那自然也就是月娘最为合适，正房大太太的话最有分量嘛，而且在诸多太太斗争的派系中月娘也是唯一中立身份的，况且再加上娇儿是自己的姨妈，月娘就算心里不乐意但碍于情面也不会拒绝的；最后呢，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一点，男女之间，这干女儿啊，干妹妹啊，类似这种身份都是非常灵活，非常暧昧的，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啊

这桂姐当上了西门庆的干女儿，自然是有派头啊，谱儿也大了，不过另一个人见了却心中暗自不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二：

桂姐当上了西门庆的干女儿，月娘招呼她坐下，正好丽春院的其他几个头牌姑娘也过来拜码头，其中就有和桂姐一块儿组乐队的吴银儿，这位大家也不陌生啊，我们知道她是当年花子虚包养的二奶，进了门之后，银儿也是带着几个姑娘一起恭恭敬敬的给月娘磕了几个头，月娘便叫小玉端点茶水和点心招待她们几个坐下

我们知道啊，在丽春院的时候呢，桂姐和银儿属于平级的，两人都是当家花旦嘛，而且她们俩的女子箏琶组合在县里也是小有名气，但这会儿桂姐已经是月娘的干女儿了，这身份已然就比银儿要高出一档了，所以当着银儿她们几个的面，桂姐这次有意要显摆显摆卖弄卖弄，她便抖擞精神，先是使唤玉箫：

“玉箫姐啊，烦你受累，倒壶茶给我喝”

叫唤完玉箫，她又使唤小玉：

“小玉姐啊，麻烦你端盆水来，我要洗手”

她就这么大咧咧的坐着，完全就是把自己当主子一样的在使唤玉箫和小玉，这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想象她说话时那表情神色估计也

是非常欠揍，所以银儿她们几个眼睁睁的看着，心里面是极度的不爽啊，可是又不敢说什么，可这还不算完，紧接着桂姐又干了一件让她们更加恼怒的事情，桂姐皮笑肉不笑的对银儿说：

“银姐啊，别干坐着，你们几个也把乐器拿来给我娘（月娘）唱唱曲子啊，我先前都唱过了”

桂姐说她先前唱过了那是瞎话张口就来，但是最重要的是她这话对银儿她们几个的自尊心其实有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在明代像银儿桂姐她们这种或者类似的特殊技巧手工业者，是低人一等的，西门庆的太太里面像金莲啊，玉楼啊她们都是会乐器会唱曲的，金莲还是乐妓出身，职业的，可是嫁给西门庆之后除了私下单独和西门庆在的场合，其他的，不管是家中的酒宴还是外面的应酬，你有看到过她们出来献曲一首吗，从来没有的，这不是说她们在端架子，这是身份问题，你唱了就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承认自己比听歌的人低人一等，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来唱的，所以现在桂姐要银儿为月娘唱歌，纯属居心不良，因为现在除了月娘坐在主位之外，她桂姐自己也坐在主位上（她现在是月娘的干女儿嘛），要银儿为月娘唱歌，那说穿了就是要银儿唱歌给她听，要知道她和银儿在一天前还是身份同级的两个姐妹诶，如果说前面她在银儿面前臭显摆自己的西门家干女儿身份也就是恶心了银儿一下，那么现在她的这个要求就已经很过分了，是在羞辱银儿了，可是银儿现在虽然内心怒火中烧，但毕竟月娘在场，不便发作只能强忍怒气取过琵琶来弹唱了一首《花遮翠楼》，也算是暗中反击一下桂姐，讽刺她是个给点阳光就以为自己可以灿烂得可以遮住翠楼的小花

银儿弹唱完了，但憋了一肚子的火没处发，正好那天很多人都过来西门庆家贺喜，应伯爵也在，所以银儿便找应伯爵诉苦，说桂姐这小贱人如何如何狗仗人势，盛气凌人，把堂前桂姐当面羞辱她的事都说了一遍，应伯爵听完了便安慰银儿说：

“你看着我等会儿就帮你出这口恶气，这个小蹄子，一来呢，见大哥做了监察官，又管着县里的刑事审判，要借他的权势撑腰；二来呢，又怕大哥以后不去她那边了，所以假认作干女儿要拴住大哥这根线，我说的对吧？我这就教你一招，她既然认了大嫂做干娘，你何不也就买些礼物，认六嫂（瓶儿）做干娘呢？反正她和你过去都是花四弟一条路上的人，如今各走各的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银儿听了点头称是，连连道谢

我们来看一下应伯爵的这段话，太绝妙了，我前面说过在《金瓶梅》的男人中应伯爵的人气是仅次于西门庆和陈敬济的，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太他娘的天才了，这个成天嬉皮笑脸的破落户的背后是对于世道人心洞若观火，入木三分的观察，他整天不正经，插科打诨的说着让人拍案叫绝的荤段子，可是在背后往往能绕开云山雾罩的表面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抓住事态的本质，在这里他不但瞬间就已经洞悉了桂姐心里的小算盘，而且还极具针对性的帮银儿想到了应对之策，那就是靠比月娘更加得宠的瓶儿这层关系来打压桂姐，不过我们也有个顾虑啊，毕竟银儿以前是花子虚的二奶，而瓶儿又恨透了花子虚在外面沾花惹草，这曾经的情敌关系，瓶儿会答应吗？但是这层顾虑只是我们读者自己的顾虑，我们自己瞎操心，应伯爵完全没有这层顾虑，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瓶儿会答应的，为什么呢？如果说瓶儿以前还恨银儿的话，那只是因为花子虚还在世，而且瓶儿恨花子

虚更深层的原因不仅仅只是花子虚在外面鬼混，这点我们以前专门分析过，现在花子虚人都已经不在，那么这种以花子虚为依托的恨意自然也就随着花子虚的死而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应伯爵那句“你们如今各走各的路”，这段话妙就妙在这儿，这种母女关系终归就不是一条路的，桂姐认了月娘做干娘，两个人就能一条路吗？银儿认了瓶儿做干娘，两个人就能一条路吗？终归不是的，这就是表面文章而已，为了表面的利益大家走到一条路上，私下里大家还不是两条路的人，既然如此，这种又不失体面又没有坏处的事，月娘既然都能答应，瓶儿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应伯爵的心机和洞察力啊，果然非同一般，那么接下来他又怎么玩弄技巧收拾桂姐帮银儿出那口恶气的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三：

西门庆家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自然待会儿就有酒宴，西门庆也要客气一下，感谢大家今天盛情道贺的情谊嘛，等到大家都入了席之后，银儿她们这些歌妓们也就过来陪席弹唱，应伯爵便故意敲着杯子喊道：

“李桂姐怎么没来啊？叫她出来！”

西门庆赶紧替他干女儿打圆场：

“她今天没过来啊”

应伯爵知道西门庆跟他装糊涂，他也就随口诓西门庆：

“大哥别哄我哦，我刚才都听见她在后面唱曲呢”

那边祝实念见他俩搞得气氛有点尴尬，赶紧凑过来和稀泥：

“哥啊，也罢了，就把桂姐儿请出来，给各位高邻敬几杯酒也好啊，就不叫她唱了”

西门庆见今天这个阵势要是不把桂姐弄出来怕是过不去了，也只好依了应伯爵，叫玳安去后面把桂姐请到席上来

桂姐本来一万个不愿意，但又不敢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驳了西门庆的面子，只好上席来陪酒，西门庆便叫她先给乔大户（西门庆的邻居）敬一杯，这乔大户居然慌得一下就站起身来了，连连推辞说：

“岂敢岂敢，不劳小姐亲自敬酒”

应伯爵旁边说道：

“乔上尊，您老坐下说话啊，叫她站着！这姐儿丽春院里的，弹唱递酒本来就是她的本分，别惯坏了她！”

乔大户赶紧又推辞：

“这位小姐是大官人的令翠（古代对别人包养妓女的文雅称呼），叫她给我敬酒，我坐立不安啊！”

应伯爵马上又接过来：

“您老人家放宽了心，她如今不做婊子了，见咱大哥做了官，情愿就只做个干女儿”

这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说，把桂姐挤兑的很窘迫啊，脸一下就红了，便骂道：

“你个花子疯了吧你，胡说八道！”

应伯爵不理她，马上又说：

“哎呀，还是咱大哥做官好啊，自古道是‘不怕官，只怕管’，这做了官连干女儿都有了，赶明儿洒点水怕是能拧出个汁儿来！”

桂姐听了这话，又羞又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西门庆赶紧岔开话题，才算让桂姐把台给下了

这一段，每每读来，真是要替应伯爵拍案叫绝一番，能把古灵精怪，嚣张跋扈的桂姐修理到这么惨的程度，也就只有他应二花子能办到了，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些话都妙在哪儿：

首先，桂姐赖在后面不出来，就是想在银儿她们面前装样子，自己现在高人一等，不干陪酒卖唱这种事情了，但这点花花肠子应伯爵岂能就让你如愿，你个婊子，还敢装闺中淑女，赶紧滚出来，当然也要特别说明的是，能这么大呼小叫的在西门庆面前逼桂姐出来的，也必须只有应伯爵这样的人才行，同样的话其他人能说吗？敢说吗？这种话只有关系很密切的人之间才能随便喊的，而且也只有他这个平时一直老不正经的人才能喊的，因为很多类似这种翻不上台面的事情，只有也只能以插科打诨，不正经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既达到目的，又把对方的面子保存下来，如果换了同样是和西门庆关系很密切的，但是缺乏幽默细胞的，比如吴典恩，你让他来试试，那绝对是反效果

桂姐出来之后，那个气势，把乔大户唬得个怂样，敬个酒连酒杯都不敢接，那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害怕你桂姐是西门庆的女人嘛，但就这一点，应伯爵也当面就给你戳穿了，他那句话“看着咱大哥做了官，不做

婊子，做干女儿了”，和《皇帝的新装》里面最后那个小孩儿说的那句“他其实什么都没穿”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整个酒桌上的人都知道桂姐拜的这干女儿背后是什么意思，只是没人敢揭穿而已，但是现在应伯爵当面就给你抖露出来了，这个让桂姐难堪的程度，绝对比就让你桂姐以歌妓身份陪酒，还让你桂姐难堪，而且最绝的是最后那句“洒点水能拧出个汁儿来”，我们知道这个“汁儿”在北方方言里面和“侄儿”是一个发音，应伯爵是西门庆的二弟啊，“拧出个侄儿”这话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在讽刺你桂姐少拿干女儿这身份来打官腔，背后还不是少不了要和西门庆搞暧昧，搞上床，给我应二花子生出个侄儿来看看

诚然，用这么恶毒尖酸的话来挤兑欺负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姑娘不算太地道，但是毕竟是你桂姐太嚣张在前，所以应伯爵也是在敲打你，给你点教训：

“小妹妹，厚道点，做人不要太过分”

总之，现在西门庆是如日中天，正在自己事业的巅峰，他的生意已经不再只是以前的药材批发那么简单了，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他家庭生活的事儿，现在我们跳出来专门花一定的篇幅详细说一下他的生意，这毕竟才是他这个商人的正经事业嘛，他现在的生意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四:

在谈西门庆的生意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说一下西门庆对钱的态度：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我们说一个生意人对于钱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他生意运作的方式，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北宋之前，一般的财主对于钱基本都是一个态度，那就是“堆起来”，所以古代中国的财主也基本都是守财奴，钱到了他们手里之后只有两个去处：一是换成黄金白银这种保值物放到地窖里，二是购买地产房产这种不动产，所以钱到了他们手里之后基本就死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西门庆对于钱的态度，这是一种和中国传统观点完全颠覆的对于钱的认识，说的再白一点，其实在这个地方，西门庆对于钱的认识已经上升到资本运作的境界了，因为他对于钱的这个观点，和现代和金融资本运作的基本思路完全一致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是明万历中期前后，也就是公元1600年左右，从北宋仁宗盛世开始，中国的手工业，工业以及海运开始了飞速的发展，到晚明之前，中国的工业系统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阶段，再加上16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黄金发现的大浪潮，巨海量级的黄金和白银通过东南亚的商业海路涌入中国，所以在晚明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空

前繁荣的资本时代，关于书中的那个清河县到底是写哪个地方，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有山东说，浙江说，还有京师北京说，但是不管是哪儿，都是当时中国资本最发达的桥头堡，所以西门庆对于钱的这个态度，换句话说，也是他对于资本的态度，并不是说他多么有经济头脑，也不是说他的眼光有多么超前，而是那个大时代背景下，中国资本发达地区对于资本运作的态度，我们再换句话说，西门庆的背后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一个在北宋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阶层，资本主义阶层，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既然如此，西门庆的身份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商人来概括了，如果说以前做药材批发他还只是一个业绩还不错的生意人的话，那么在娶了玉楼特别是瓶儿这个超级富婆之后，西门庆的资金原始累积已经初步成型了，他的身份已经从商人过渡到资本家了

西门庆做生意的思路里面的一个显著点就是对于暴利行业的投资，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最暴利的行业是房地产，但是在明代地产是利润最低的行业之一，在书中，除了必要的住宿或者泡妞需求（他许诺给蕙莲的房子，以及后来他泡其他女人时许诺的一些房子）外，西门庆从来不像传统的财主那样做任何房地产投资，我们前面讲过，花子虚打官司的时候被法院拍卖的三处房产，全部是北京（就以目前最公认的清河县其实是在影射北京的学术观点来讲）黄金地段的豪华别墅，总共包圆了也就不到两千两银子（人民币100万），而本值也就只值白银三千两不到（人

民币150万)，所以在明代地产的弹性太低了，增值空间太小了，所以西门庆基本不会涉入房地产，他的现金全部是砸在能够牟取重利的行业上，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

首先，货物批发的种类已经从单一的药材开始极速蔓延延伸到各个领域，举个例子，和东平府（清河县的上一级，相当于北京市和朝阳区的关系）那边合作的香蜡生意，香蜡是一种添合了香料的高级蜡烛，添加的香料越高级价值就越高，在明代属于比较高档的消费品，这也可以理解，平常百姓家谁吃饱撑的点这个，这个生意每年有超过一万两白银的赚头（人民币500万），西门庆直接承包给了两个项目经理：李智，黄四，西门庆贷款给他们，他们每个月加还西门庆百分之五的利息，注意哦，这是月利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百分之六十，这是相当可观的分成哦；再比如和乔大户合作的绢缎生意，两家各出五百两银子，共计一千两（人民币50万），得利分成是西门庆得五成，乔大户得三成，其它经理人分剩下的两成，那么这个生意有多少赚头呢？这批缎子货物都是以低价去往杭州和南京采购，然后通过京杭运河运回清河县，杭州这批货物总值白银一万两（人民币500万），南京那批货物是杭州的两倍（书上并未提具体价值，但根据倍数推测，应该为白银两万两，也就是人民币1000万），看看吧，这一进一出就是30倍的暴利

其次，除了具体的实货生意呢，再有一批就是和官府合作的项目，其中赚头最大的一笔就是扬州的食盐买卖，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盐就是暴利中的暴利，所以一直是官方垄断的，西门庆是怎么搞到的呢？原来啊这新科状元正好是蔡总理的干儿子蔡蕴，状元郎回家乡告慰父母途经清

河县，蔡总理就安排西门庆负责接待工作，西门庆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让蔡状元十二万分的满意，后来蔡状元当上了两淮地区食盐供应监察使，所以特别照顾西门庆，特批他可以比别的商人早一个月从官仓提出食盐三万引上市，在明代，扬州是两淮地区食盐买卖的中转站，每一引（一引为三百斤）食盐的成本费是五钱银子（人民币250块），运到扬州之后，算上运费和盐税是二两银子（人民币1000块），然后运出扬州，在两淮上市之后，零售价在白银三十两左右（人民币15000块），看看，这么大的暴利再结合提前一个月的特权这是什么概念啊？不用我多说了吧

除了这几个具体给出的例子之外，西门庆的资本还触及延伸到了几乎各个行业，包括航运，香料实货，油米等等，西门庆的生意已经从一个简单的药材批发公司迅速扩展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多方投资的大集团了，那么西门庆在管理这个新兴的大型投资集团的时候又有哪些高超的管理人手段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五：

管理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关于人事管理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论著，是三国时代的刘邵编写的《人物志》，刘邵曾经担任过魏国的组织部秘书长，在人事管理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本《人物志》

直到今天也是被各大管理培训机构反复引用的经典管理学教材，刘邵在《人物志》中对人事管理有一个非常精妙的类比：

人因为不同的性情和才能，可以把他们做的工作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德行好的人可以做监察工作，策略通达的人可以做咨询工作，口才好的人可以做宣传工作，但是呢所有做这些工作的人都叫做偏才，而只有做管理工作的人叫做通才（刘邵的原话是只有帝王是通才，这里借用一下这个概念），偏才呢就好比，酸甜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而通才呢就好比没有味道的白水，也就是说偏才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拿出来做菜，否则做出来的菜没法吃的，而只有加上通才之后才可以拿出来做菜，因为只有白水可以调解各种味道，太咸了，就加一勺水把咸味冲淡，太酸了，就加一点甜味把酸味消掉，换句话说，偏才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拿出来做通才用的

西门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通才，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白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拿应伯爵和西门庆做一个对比，有三件看上去不经意的小事可以为我们暗示应伯爵这个人的背景：

第一件，退休老干部刘公公曾经送给西门庆二十盆上等的菊花，西门庆便请大家来观赏，只有应伯爵看出门道来了，他说：

“哥啊，这菊花倒在其次，关键的是这些花盆，都是官窑双箍邓浆盆，是用绢罗专门打造的，如今可没地方找这么名贵的花盆了”

第二件，西门庆封了五品官后订做了七八条系官服的腰带，应伯爵也能看出这些腰带的特别之处：

“哥啊，东京城里的老爷们就算有金带，有玉带，也不一定有这种犀角带，而且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钱的，这水犀角又叫通天犀，你若不信，端碗水来，把犀角放到水里，马上就能把水分为两处，可是无价之宝诶”

第三件，西门庆得了两尾上好的鲫鱼，应伯爵也知道该怎么做这种鱼：

“哥啊，和厨房的人说，用刀劈开之后，打成窄窄的小块，用老红的酒糟煨好，再放到磁罐里，用香油拌好，等客人来了，就蒸上一碟儿”

着三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应伯爵这个人三教九流，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了若指掌，精通各种各样高档的玩儿法，而且极具品位和格调，那么他应伯爵为什么会这么有范儿呢，要明白这点，一定要结合应伯爵的家庭背景，应伯爵是破落户出身，这个词很眼熟哦，我们知道《水浒传》里面的高俅高太尉也是破落户出身，那么什么叫破落户呢，破落户准确的说就是没落的贵族，也就是说应伯爵小时候是过着锦衣玉食，奢靡醉梦的生活，但是长大之后家道中落，所以应伯爵虽然现在日子过得一般，但是这个人见过大世面的，眼界很开阔，有见识，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各种奢侈品可以如此的如数家珍，对于世道人心可以如此的洞若观火

但是正因为应伯爵的这种成长背景，应伯爵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西门庆做的东平府那边的香蜡生意，这个生意其实就是应伯爵帮西门庆联系的，那两个项目经理人李智，黄四也是应伯爵推荐的，而且整个营销策略，包括贷款的抵押形式，毛利的分配，以及所缺的现金链通过何种形式补齐都是应伯爵一手策划的，等西门庆和李智，黄四把合同签好以后，应伯爵却私下威胁李智和黄四，要他们俩暗中出点血，在香料里面参假，把参假换来的那点小利送给他；

第二个是西门庆为他新开的绸缎生意，聘用了一个很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人，韩道国，西门庆特别采用了额外分红的手段来激励韩经理创造更好的业绩，绸缎生意中所得利润的三成都是韩经理的奖金，这生意赚得越多，那么韩经理得到的分红也就越多，有了这些额外奖金的激励，韩经理也是干的特别卖力，西门庆的绸缎生意也是一直如火如荼；

第三个是西门庆全权委托他的工程部主管贲四帮他做一个房屋改造的项目，这个项目工程量很大，所以有很多油水可捞，贲四自然暗要中饱私囊一番，可这哪里瞒得过应伯爵的眼睛啊，应伯爵便在一次酒席上旁敲侧击的勒索贲四，贲四害怕了，只好不情不愿的分了一部分好处费给应伯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件事情，西门庆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一个优秀管理者的素质，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手下这帮人是什么个人品，是什么个货色，他会不清楚吗？当然清楚，所以韩经理会不会在年终分红的报告里做手脚，贲主管会不会在项目汇报里面给他隐瞒一些帐目，这些西门庆都清楚，你要说他真得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侮辱他的智商，但

是他依然放手让他们去干，因为首先这些人是有能力能够帮他把事情做成，这是首要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些帐目上的手脚只要是在一个他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就无所谓了，“马无夜草不肥”啊，我们要明白“清水池塘不养鱼”的，你真的把夜草全给马儿撤走了，马儿也就跑不快了，反过来看一下应伯爵的表现，说实话，挺丢范儿的，你自己和西门庆合作着那么大的项目，可是却死盯着那些蝇头小利不放，而且还是建立在砸自己招牌的基础上，这生意难道就是只干一票的吗？这还不算，不该你贪的份子钱你还要去插一手，钱你是勒索到了，可贲主管还能和你一条心吗？按道理讲，像应伯爵这么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些，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应伯爵是一个成天插科打诨的人，我们知道这种类型的人在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远远超过常人的剧烈混杂的自卑感和自尊感，应伯爵的高贵出身让他必然有着极其自负的一面，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窘迫的生活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刺猬，那些不正经的插科打诨，那些随意粗俗的荤段子都是他竖起来保护自己的倒刺，在内心深处他拒绝信任任何人，因为他太自负了，他鄙视所有的人，所以与其说他是在敲诈贲四，威胁李智和黄四，不如说是他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疯狂的报复这些在他看来无比卑劣无比下贱可却在现实中骑在他头上的人，只有这种报复能够让他找回一点昔日的骄傲和高贵的荣光，所以非常可叹也非常可惜，他的心魔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我们可以说应伯爵是一个天才的咨询师和策划人，但却是一个

整脚的管理者和总经理，我们都知道山东名菜清蒸鲈鱼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出锅上盘之后滴的那几滴画龙点睛的香醋，滴少了就少了一份韵味，滴多了又压了鲈鱼的鱼香，这个份量非常难把握，所以如果说应伯爵就是一瓶顶级香醋的话，那么他只有遇到西门庆这个白水才能做出一盘上等的清蒸鲈鱼，否则你让他自己上，生生的就把上好的一尾鲈鱼给酸糟蹋掉了

西门庆的管理手段确实有收放自如，总揽全局的魄力，但是同样的魄力还体现在他对于商机和政机的敏锐把握上，那么这些方面他又有哪些精彩表现呢？我们下一回来讲

五十六：

西门庆对于手下人在做什么是完全给予信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退居幕后做舒舒服服的太上皇，西门庆是集团的总裁，总裁是不需要亲自打前线的，需要的是为集团的发展做战略规划，做好规划之后，那些各种具体的项目就交给具体的经理人去打点就好了，这才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嘛

西门庆独到的地方，也是他比一般的经理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战略眼光，其实做规划最难的地方并不在于该怎么做，而在于该怎么选，

因为对于像西门集团这样一个大型的投资集团来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方案可做，天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咨询师和策划人粘着西门庆为西门庆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每一个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所有的方案报告都一定会是说的天花乱坠，无懈可击，怎么看怎么有道理的，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你这个总裁做判断的水平了，如何从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策划中理出脉络，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最难的，这不仅需要你有专业的眼光，很多时候还需要魄力和胆识

我们先来看两个小例子，是由不同的咨询师提供给西门庆的两个投资方案：

第一个是一批湖州运过来的缎绒原料，价值五百两白银（人民币25万），但是原货的线绒商本金吃紧，急需出手，西门庆也是立马就抓住这个机会，压价之后用四百五十两（人民币23万）吃进所有存货，用这批货为基础开了绸缎铺子，然后顺着这个绸缎铺子继续做大，这一块儿后来也成为了他生意里面比重很大的一块儿（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个接近30倍暴利的缎子买卖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第二个是一批无锡运过来的香米，正好赶在冻河时节，也是急等着出手，但是西门庆立刻就否决了这个收购方案，因为在冻河时节吃进存米正好是米价在顶峰的时候，等到开春以后，运河解冻，那时候会有各地的香米源源不断的运过来，那会儿供大于求，米价只会直线往下跌啊，所以看似便宜其实是个没赚头的买卖

这就是西门庆的眼光，这里面他的眼光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具体的利润方面的算计，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有多少花销，有多少赚头，这毕竟是做生意嘛，赚多赔少才是生意，只赔不赚的那是做慈善，但是呢这一层固然重要，但是在一定程度之后就一定要考虑那第二层意思了，那么那第二层是什么呢？

关于这第二层意思，我们也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刘公公送了西门庆一坛木樨荷花酒（木樨就是桂花，北京著名的木樨地就是因为多桂花而得名），西门庆开了泥封请应伯爵一块儿来喝，喝了几杯，酒上心来，触动心事，西门庆感慨良多，对应伯爵说：

“说起这酒啊，刘公公的兄弟在五里店（街名）那边买了块地，但违反禁令用皇家的木材盖房子（清河县影射当时的京师北京，在明代用皇木盖私房属于严重越级行为），被告到夏局长那边，这夏局长收了人家一百两银子（人民币5万块）的好处，可收了钱不办事，还非要把这事情捅到省法院去，这刘公公慌了赶紧送我一百两银子要我帮忙，实话说，我买卖虽然不大（装逼之语），可也过得了日子，何需他的钱，况且刘公公和我平日也多往来，收了钱岂不就见外了，所以我退了他的银子，只是连夜叫他兄弟把房子给拆了，然后打了二十大板这事就算过去了，刘公公感激不过，送了我这坛荷花酒”

应伯爵便宽慰西门庆说：

“哥啊，别往心里去，你做大买卖的自然不稀罕那钱，可人家夏局长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家里也不富裕，不拿这些钱靠什么过日子

啊？”

西门庆叹了一口气：

“我自当上了这监察官，也和他合办了几件公事，别的也就罢了，只是他贪滥塌婪，什么事只要有钱就敢接下来，拿了钱也就罢了，又不给人家办事，我做的也很难啊！”

这一段绝妙啊，堪称流光溢彩的一段，每每读来有一种峰回路转，时光交错的感觉，在这个瞬间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西门庆内心的那些心酸和疲惫，而他的这种疲惫真的非常令我感动，因为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一点，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第二层意思：“多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去为别人想一想”

其实决策做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分一毫的利益的计算了，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我的策划天衣无缝，各方面都考虑了，可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没错，你可以算到每一分，也可以算到每一毫，只要你算的够细，可是有一样东西是你算不到的，那就是人心，一个优秀的策划除了具体的利益分析之外是一定要把人心和人性给考虑进去的，因为所有的管理项目，不管多大多小，小到管理一个杂货铺，大到管理一个国家，操作的具体对象都是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你要顺利的实施你的管理，你就必须要了解人，了解人心，了解人性，没有这个做前提，再好的策划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这就是西门庆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的敏锐眼光和开放境界，不过这些呢都还只是从他的生意层面，商机来讲的，那么他对于政机的把握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七：

在《战国策》秦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大商人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见到了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回到家之后，吕不韦便问父亲：

“农夫辛勤耕作，能有几倍的利润？”，吕父想想说：“大约十倍吧”

“商人贩卖珠宝，能有几倍的利润？”，吕父笑了笑说：“应该百倍吧”

“那如果拥立一个国君，能有几倍的利润？”，吕父愣了一下才说：“那就没法儿算了，无数倍诶”

于是吕不韦说：“这个异人奇货可居啊！”，从此吕不韦开始了对这个奇货的投资，倾尽家财帮助异人当上了秦国国王

这个故事的背后，除了在讲吕不韦令人叹若观止的眼光和魄力之外，其实也在讲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政治投机永远是利润最高的暴利途径，虽然风险很高，但是回报率太惊人了，尤其是在古代中国那样的专制社会，整个社会的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专制阶层的手里，资本要做大，和专制阶层合作是一条必然绕不过去的道路，所以西门庆向蔡京祝

寿献媚这个行为表面上看带着偶然，但是在它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必然，不管是蔡总理也好，李副总理也罢，西门庆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去对统治阶级的高层进行政治上的投资，这是他集团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把西门庆发家的脉络理一下的话，他的政治靠山的级别，是随着他的资本累积的程度在不断加码的，从李县长到杨司令，从杨司令到蔡部长，从蔡部长到蔡总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不惜重金贿赂蔡京，得到了蔡京的青眼相加，栽培他做了自己在山东本地的代言人，而在来年蔡京又一次生日的时候，西门庆更是再次痛下血本，为蔡总理准备了一份价值更加惊人的拜寿礼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份礼单子：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花素尺头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锦缎服饰共计约人民币50万），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玉器珠宝共计人民币200万），黄金二百两（人民币100万），这么慷慨的手笔，够惊人的吧，所有的礼物装了整整二十个大箱子，由西门庆亲自送到东京为蔡京祝寿，蔡京看了也是心花怒放啊，有钱就有了感情，两人的关系也是更进一步，西门庆很肉麻的认了蔡京做了他干爷爷，成了蔡京的干孙子（这儿呢也算是作者小小的调侃了一下西门庆）

在东京，蔡京是西门庆的爷爷，西门庆像狗一样的趴在爷爷面前舔蔡京的脚趾，在清河县，西门庆是其他人的爷爷，他的孙子们像狗一样

的又趴在他面前舔他的脚趾，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场景做成幻灯片反复来回播放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了喜感的荒诞场面，而这种荒诞就是这么活生生的真实地呈现在你面前，让你在扑哧一下笑过之后陷入久久的沉默

随着西门庆和蔡京的关系愈加密切，西门庆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了蔡总理的那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帮西门庆搞定扬州食盐买卖那个项目的就是蔡京的干儿子新科状元蔡蕴，而西门庆进入这个网络的整个过程堪称是明代官商勾结的一个经典范本，我们这就来看一看这个无比精彩的段子：

上次蔡蕴中状元的时候，蔡京就特别安排西门庆好好招待蔡状元，所以西门庆也是留给了蔡蕴非常好的印象，这次蔡蕴当上了两淮食盐买卖监察特使，途经清河县，和他同行的是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宋盘，这位宋兄是蔡京儿子蔡攸的小舅子，担任中央纪委驻地方特派员（巡按御史），西门庆也是亲自去码头迎接两位官老爷，这事儿不但轰动了整个清河县，连东平府都被惊动了，不少当地的官员都来夹道迎接，因为蔡蕴和宋盘这两位中央派下来的特使尤其是宋盘，他这个官职太特别了，我们知道在明代监督体系由都察院负责的，都察院的一把手，左都御史，和六部部长都是平级的朝廷正二品大员，而都察院下属的公务员，巡按御史，就是负责具体监察考核弹劾各级官员的，所以在明代各级地方官员对于中央派下来的像宋委员这样的人，那绝对是当亲爹亲妈一样的伺候，宋委员说东，他们不敢往西，宋委员要喝热的，他们不敢上凉的

宋委员他们的船到了码头之后，西门庆夹道安排了鼓乐迎宾队，从码头一直铺到家门口，上了酒席之后，各种的山珍海味，珍奇佳肴铺得是目不暇接啊，等着放菜的案子排了一丈（3米）开往，两位官老爷随行的跟班，每人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这顿酒席一共花了多少钱呢？白银一千两（人民币50万），一顿饭吃50万，这是什么概念啊？我们知道现在北京找家还不错的馆子两三个朋友吃顿还凑活的晚饭，大概是500块，那西门庆的这一桌酒席够我们这种还凑活的级别的晚饭连续吃三年，中间还不带春节端午那些休假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看似干瘪的数字铺开，仔细的去想一想它背后隐藏的意义，我们会不自觉的发抖啊，这是何等的疯狂啊！

吃完酒之后西门庆又精心安排了戏班来唱戏，宋委员是江西人，对北方的戏没兴趣，站起来就准备走，西门庆是慌得再三挽留，然后叫下手们，把这次酒席上所有的金银器具，玉盘牙箸全部打包封存送给宋委员，宋委员推辞了一下之后勉强接了，西门庆还一定要亲自送他，宋委员再三不肯，匆匆出门上轿就走了

西门庆这次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但宋委员的反应却这么冷淡，西门庆感觉很泄气啊，但是蔡状元却笑着安慰西门庆，叫他坐下喝酒并宽慰他说不要担心，这其中另有道理，那么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道理呢？我们下回来说

五十八：

蔡状元叫西门庆坐下，两人喝了几杯之后，西门庆便对蔡状元诉苦说：

“我看宋委员这个人有点奇怪啊”

蔡状元笑着说：

“四泉（西门庆的号）多心了，宋委员倒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今天初次见面，免不得要做点样子嘛”

这个“要做点样子”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啊，西门庆也是恍然大悟，人家宋委员是以什么身份过来的，是中央纪委到地方的监督特派代表，正所谓一行要有一行的样子，你西门庆的名片要是发出去，上面印着的是什么头衔啊，可不只是西门集团总裁那么简单啊，还有山东刑事监察官的头衔，你一个本地官员给中央派来监督考核你的官员送这么重的礼，排场搞的这么大，这本身就是犯忌讳的事情，况且今天出席的人不只是你们蔡京小集团自己的人，还有清河县，东平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场，这宋委员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和西门庆很亲热的称兄道弟，这像样子吗？太招闲话了，人家宋委员在场面上毕竟还是“铁面无私”的特派员嘛，所以蔡状元也是宽慰西门庆，兄弟啊，你的这份心意宋兄心里是有数地，所以你也不要担心，私下里咱们再来运作

大家都是聪明人，蔡状元的话也是点到为止，所以我们也常说，一

个人上不上道啊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有没有悟性，西门庆固然精明干练，但他也并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到可以应付所有场面的人，他也经常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闹出各种各样的笑话，但是一路走来，我们能够看到他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成长，这和他惊人的悟性是分不开的

又喝了几杯之后，西门庆便暗中吩咐玳安，叫他去丽春院把当家花旦，董娇儿，韩金钊儿，悄悄接过来在花园里候着，这两位姐姐呢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位欢喜冤家李桂姐，吴银儿，以及另一位郑爱月儿，合称丽春院五朵金花，那真是千娇百媚，色中极品啊，这蔡状元虽然是个内定的状元，但多多少少也算是个才子吧，才子配佳人，西门庆自然不能随随便便找个野鸡就打发了，都安排好之后，西门庆便邀请蔡状元去花园一游，蔡状元见了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也是心花怒放啊，但免不了还要打打官腔，推辞一番，西门庆也是很肉麻的说：

“蔡兄不要谦虚，今晚如同昔日东山之游，也只有你配得上这样的风流”

这东山之游的典故指的是东晋大才子谢安，用谢大才子来奉承蔡状元，西门庆这马屁也真他娘拍得太到位了，蔡状元也是很受用啊，不过这文人狗腿，屁事儿就是多，嫖妓也还讲究个面子，别人是恨不能一晚上圆场，有多少姑娘包多少姑娘，他还非得来点“高雅志趣”，嫌双飞不雅，只留了董娇儿一人陪睡

西门庆也是一笑啊，另外安排房间让韩金钊儿睡下了，第二天，董

娇儿又来找西门庆，怎么回事儿呢，她把蔡状元给她的过夜费给西门庆看，多少钱呢？一两银子（人民币500块），我们也能理解董娇儿当时的心情啊，她平时在丽春院接客，见面礼都不止这个数，今天倒好，这堂堂中央下派的特派员就给这么点儿？西门庆便又补了五两银子（2500块）给董娇儿然后笑着对她说：

“他干的是文职，哪儿有什么大钱，给你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

西门庆的这句话把明代官商勾结的一个重要内因给点破了，那就是明代的官员实际上没什么钱

明代官员的基本工资是一个什么水平呢？一品大员像蔡总理那种月薪是白米87石（人民币87000），也就是说年薪大约是人民币一百万，二品的像蔡部长和李副总理那种月薪是白米61石（人民币61000），年薪大约是人民币七十万，那么像蔡状元这个职位有多少薪水呢？月薪7.5石白米（人民币7500），年薪也就是人民币九万，所以蔡状元虽然有很大的实权，但是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收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明代的交际费用是非常惊人的，随便参加点上档次的酒会基本的花销（包括酒席本身，打点下人的赏钱，付给歌妓舞妓的点唱费等等）都在白银五两以上（人民币2500块），所以你让他们就按这死工资过日子那不出半年直接申请破产喝西北风去，当然有人会说，那既然如此他们可以不参加交际啊，是的如果你干其他行当，那你当然可以不参加交际，但在官场上混，你不参加交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自绝于群众啊，在官场上

混与公与私最忌讳的都是边缘化，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型协作的管理机构，你作为其中的一员，必须要和其他人协同合作，一个人能力再强也通不了天吧，所以合作是你能干成所有其他事情的基本前提，否则你寸步难行，做不了任何实事的，特别反复强调这不是人品问题，这是职位本身对你的需求；好了，我们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是独行侠可以不参加交际，那你还要过日子呢，这不是当代社会，一家三口人完事儿，在明代，一个七品以上的官员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体系要维持，妻子，小妾，孩子，小厮，丫环，每个人都是一张口啊（不像现在妻子还可以上班赚钱的），这些就不说了，你一个七品以上的官员总不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啃窝头吃咸菜吧，你是有品位有格调的，品位格调靠什么维持，还不是钱，所以啊这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类似“食君之禄，为民分忧”的口号那种画饼充饥的精神疗法可以给他们搪塞过去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所以啊，明代的官员必然需要大量的额外收入来维持与他们身份相匹配的生活，有求必有应，这些在数量上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他们工资单的灰色收入靠谁来孝敬啊，还不是千千万万的像西门庆他们这样的人，官员需要商人的钱，商人需要官员的权，各取所需，把盏言欢，残酷但是合理，那么西门庆这些不惜血本的政治投资为他带来了哪些好处呢？我们下回来说

西门庆的政治投资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巨额的，在经济方面，朝廷垄断的大型项目这些油水泛滥的肥差就分了不少到他手里，蔡状元特批了扬州食盐买卖执照给西门庆，这一块儿是我们前面专门提到过的；另外宋委员那边相应的回报也慢慢的体现出来了，台面上他样子装完之后，私下里和西门庆马上又取得了联系，在又得到了西门庆大量的孝敬之后，两人很快就狼狈为奸，打成了一片，整个清河县，包括东平府在内和西门庆有联系勾结的大小官员，比如山东军区驻守军长周秀，济州兵马监督荆忠，甚至是西门庆自己的大舅子，月娘的哥哥吴铠，全部得到了宋委员的大力推荐，而获得了升职和表彰，这是人事方面的；而在职权方面，西门庆也得到了大量的好处，而且这个好处是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我也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扬州有个大财主员外爷叫苗天秀，带了价值超过两千两白银（人民币100万）的货物乘船去东京拜访亲戚，顺便做点生意，不料他的仆人苗青，见钱眼开心生歹意，与两个船工合谋半途杀死了苗员外，三人换了船在清河县码头停留，准备把货物卖掉之后分账，但苗员外的贴身小厮安童侥幸逃脱，第一时间报案报到了夏局长那边，夺财害命，这放到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啊，所以夏局长也是立即派刑警调查，很快就逮到了那两个船工，苗青一看案发，吓得半死啊，因为他这个死罪的级别在明代相当于是儿子杀父亲，以下犯上，一旦被捕可不只是砍头那么痛快的，是凌迟诶，所以他赶紧暗中打点，拿出一千

两赃银（人民币50万）贿赂西门庆，请求一条活路，西门庆一看这顺水人情不做白不做，便和夏局长平分了赃银，只判了两个船工杀人之罪，故意把苗青给放了，安童一看最后是这么个糊里糊涂的判法，震惊之余自然也不会罢休啊，他就又一纸状子递到了东昌府，山东最高人民法院，而中央纪委驻山东特派员曾孝序，是个“极是清廉正气”的人，出来为安童主持公道，上表中央弹劾西门庆和夏局长，要求立即将两人革职查办，并逮捕苗青为苗员外申冤，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所谓的正义完全没有被所谓的伸张，蔡总理出面帮西门庆摆平了这个篓子，不但把曾委员革职查办，还把他发配到广西种罗汉果去了

在《金瓶梅》中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案子，但是结果几乎全部一致，那就是几乎全是冤案，而及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案情审判的官员，不管是在这个苗员外案子里的有心伸张正义要为苗员外申冤的东昌府曾委员，还是在前面武松案子里的故意和稀泥出脱武松的东平府陈府尹，书里面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极是清廉正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案子并排的放到一起来看，你会悲哀地发现在案子审判中，“清廉正气”这我们平时寄予厚望的四个字压根儿起不到任何作用，彻彻底底的沦为了可有可无的龙套，而在案情审判中唯一起到作用的，就是权势，所以啊，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来旺儿的那个案子里面反复强调的，在中国古代这种司法完全依附于行政的专制社会，想要达到真正的司法公平，根本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为有了权势的庇护，西门庆和夏局长才可以如此的明目张胆，如此的为所欲为

但这些都还不是《金瓶梅》想要抱怨的，因为在这些阴冷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更令我们不寒而栗的地方，把书中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类似于苗员外的冤案先暂时放到一边，我们再来看看和所有这些让西门庆得到好处的冤案形成对立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的蔡京集团的类似于宋委员这样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的如同大串联一样进入西门庆的圈子，与之相伴的是无以复加的一场场穷奢极欲的酒宴，一份份琳琅满目的礼品，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迎送排场，周而复始，西门庆需要帮他们打点的应酬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一次迎接押送花石纲的黄司令的酒席的空闲，西门庆无比疲惫的向应伯爵抱怨这些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无休止的应酬，应伯爵安慰他说：

“哥啊，虽然烦心，赔了银子，可有这些朝廷大员过来，毕竟也让我们脸上有光啊！”

应伯爵的话道出了西门庆心中的无奈，常言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他费劲心思地踏上巴结蔡京的那条路时，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官商勾结，字面上看上去好像官和商是平等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蔡京可以在翻手之间就轻松决定一个朝廷大员的生死前途时，我们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苍白无力，和西门庆一样的那些千千万万的商人们辛辛苦苦所获得的利润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财产，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掌握的，都被牢牢的抓在权力掌控者的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西门庆和苗员外是一样的，本质上他们都是权力这个肆无忌惮的老

虎的眼皮下如履薄冰的小白兔，而且西门庆的处境甚至比苗员外更加不妙，因为他离权力的核心更近，一旦有一天西门庆对蔡京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他甚至会死得比苗员外更惨，所以西门庆能够得到他现有的这个职权上的好处事实上是非常不稳固的，他已经走上了一条饮鸩止渴的道路，这也就是那个时代下像西门庆他们这样的资本家的宿命悲剧

好了，在说了这么多有关西门庆生意的事儿之后，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西门庆新上任刑事监察官的那天，这天他就收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子，那么这是个什么案子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上面的这段文字非常非常的有名，给人的第一感觉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如果你细细品一下的话，会有一种平淡不惊中透出宏大延伸的感觉，

宛如《圣经》的开篇，几乎可以和《百年孤独》的那个空前震撼的开头相媲美，她就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关于明朝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名的一本，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开头

黄仁宇拥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早年他是国民党的中级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退伍之后前往美国攻读历史，后来就留在了美国做历史学教授，中国的历史学通常都是大而化之的，像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基本可以拿来当小说看，一方面是因为太史公文笔太好了，另一方面嘛，也是因为他经常侃大山侃激动了就扯得漫无边际的，让你看得大呼过瘾的同时又忍不住掐自己一把，“这他妈写得是历史吗？”，比如他最得意的《项羽本纪》那真是写的天花乱坠，哪位导演要是看上了，直接拿去就可以照着拍成贺岁片，编剧费都省了；而西方的历史学却恰恰相反，一板一眼的，相当注重细节和逻辑，像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写的关于明朝商业和文化的《纵乐的困惑》，虽然也是写得欢快得像电视剧一样，可是那详实丰富的资料，和步步为营深入浅出的分析，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于四百年前的明朝，而黄仁宇，正是他的这种独特的经历可以让他身兼东西史家两方之长，写出这本无与伦比的《万历十五年》

我们现在去医院做常例检查的时候，医生常常会把我们身体的某一个横切面的影像拿出来分析，通过这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出我们身体到底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而《万历十五年》就像是一次这种例行的身体检查，

对着大明帝国这个病人，在1587年这个时间点上切了一刀下去，而切下去的这片里面一共包含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内阁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黄仁宇通过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故事背后延伸出来的整个大历史脉络让我们看到了明朝，或者说整个中国，失败的根源

如果我们仔细地把《金瓶梅》中的细节和《万历十五年》做对比，我们会惊奇的发现，《金瓶梅》几乎就是《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更加详尽的扩充，两者几乎完美的形成对照，甚至连《金瓶梅》实写的年代（1550年到1600年之间）也和1587年这个点完全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瓶梅》可以说是一片完美的大明帝国的人体切片，通过书中的人物，和他们背后所延伸出来的脉络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帝国在无比繁荣的表面下内部已经无比腐坏的肌理和神经

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纵乐的困惑》中指出的一样，欧洲的资本主义终究不可能独立地在明朝以及后继的清朝实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罗马帝国在公元475年的彻底崩溃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但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欧洲虽然依旧黑暗蒙昧，但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罗马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使得整个欧洲社会呈现出多元的多样性，各个互相扯皮的欧洲封建领主和他们分封的封臣，以及这些封臣与他们的一级一级往下推行的分封关系使得契约关系开始逐步取代国家权力，各个自给自足的封建村庄并不需要统一的帝国组

织却反而更加依赖于采邑制度来保证经济的繁荣，这种自发的采邑保证了村庄自身生产的稳步效率，而分封的最底层，即新兴的封建农奴又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和上一级的分封者的契约关系使得他们的权利得到保证（他们拥有自己土地的地权），他们也拥有宗教的假期和收获期的节日，而作为回报，他们必须耕作分封者的自留地，以及定期服兵役（每年大约40天），在战争期间作为分封者的雇佣兵，这一套系统保证了欧洲农奴有两点基本权力：土地的地权和拥有武器，这两点基本权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最终使得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雏形，而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毁灭使得教会的势力开始愈发强大，教皇的权威开始与日俱增，所以整个欧洲新兴的多样性社会由以下几点组成：代替皇命的独立教会，代替统一帝国组织的各级封建主，取代罗马奴隶种植园的各级农奴自耕村庄，由采邑制度开始诞生的独特有效的商人阶层

这种多元社会结构的爆发力和连锁反应很快就开始显现：独立的自耕村庄使得技术革新开始在欧洲兴起，因为新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并提高效率，欧洲各国普遍匮乏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邑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家都需要通过贸易来各取所需，而在各个城市之间自由流通的商人阶层又在大量采邑的同时把各种新技术不断流通推广，同时大量采邑的一个附加结果是欧洲的城市开始成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加之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普遍缺乏一个强力的政治中心，各个城市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加，并开始像皇家索取相应的皇家特许权允许商人和

工匠组成自己的行会和同盟会以保证自身的利益，这包括统一的产品标准，价格，工作时间等等，商业城市开始逐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市民也不再被封建法律束缚，而城市之间也开始互相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强力统一体，比如1350年，德意志的不来梅，吕贝克等90座城市组成汉莎联盟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迫使外国承认了他们的商业特权

而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后，欧洲各个君主国和教会的关系从最开始的亲密合作到发生冲突撕破脸皮再到最终发生火并的结果则是，欧洲的君权虽然最终获胜，但君主和教会双方应此都被严重削弱了，在和教会的对抗中，欧洲的君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和新兴的各个城市联盟（也就是他们背后的商人阶层）的合作，这些联盟城市的市民为君主提供财源和管理，他们成为国王的监工，管家甚至皇家货币厂的发行商，从国王的私人事务到整个王国的管理工作，他们渗透到了王国的每一级事务当中，也就是说作为现代社会雏形的代议议会，官僚机构，法院，税收制度等都是从这里打下基础的，而作为回报，君主给予城市联盟的市民高额的保护，免除了大量的苛捐杂税，并精简了各级关卡对货物的关税，这些障碍的清楚使得商人阶层的地位更加一飞冲天，而各个君主国的政体也应此开始悄悄的发生巨变

在取得王国的实际操纵权之后，欧洲的资产阶级对于资金和资源的调度已经完全成型，整个15世纪通过大航海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商业帝国

扩张到全世界，这种扩张的信仰基础首先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内涵，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和对于异教徒的改造热情几乎是狂热到了让人抓狂的地步，从好了一面说，那是要积极拯救全世界堕落的灵魂，但从坏了讲，也是有点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坚定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那些开辟航路的伟大航海英雄能够矢志不渝的开天辟地，然后是思维层面的解放，教会势力的节节败退以及各级自治城市的不断发展，使得市民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这也就是“文艺复兴”能够发生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强势的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也特别推崇创造力和果敢力，思维的活跃带来了行动力上的大胆，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俗世成功的毫不避讳，也就是对于财富赤裸裸的渴求也并不被认为是丢脸反而是值得称赞的个人英雄行为，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欧洲商人开辟整个世界海洋的思维动力，当欧洲的商人阶层开始控制上到国王的内务下到私人的财务，从一个小小的自治市到贯穿整个世界的海洋的时候，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在欧洲成功也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而这一切在同期的中国都不可能发生，从汉武帝奉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便开始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被不断改造，特别是直到朱熹重组儒学之后，这一套具有“非凡理解力和说服力”的新儒学系统的正统地位被推到顶峰，其绝对权威性被最终确立，不容置疑，并被全方位的奉行为官僚系统的正统理论基石，这其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持续性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这种绝对稳定的代价也是同样明显的，那就是对于独创性和创新性的严重排斥，

再加上欧亚大陆东端的暖湿气候和丰富资源使得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富足而封闭的国家，这种物质上的繁荣再加上和精神上的高度统一使得整个国家持续僵化和循规守旧并且缺乏自内而外的热情，而中国的贵族阶层始终都是官僚体系在整个国家地方实行统治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于土地的控制，他们拥有不受监督以及不受约束的对土地利率和租金的制定权，这使得雇农自身的权利非常脆弱，及其容易因此失去土地而彻底沦为贵族的私产，所以一个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对于土地大量的兼并，而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时常推行的所谓“改革”也只能零星的局部的小范围的重新分配土地，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因为这会触及到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因此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事实上中国社会一直都是由官僚和贵族共同控制的，整个国家的基本商品生产和分配的实际操控者和代言人都是政府机构，经济的自由发展和商人可以自由不受约束这两个条件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中国商人始终不可能取得同期欧洲同行那样令人羡慕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所以我们看到西门庆所代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着传统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混合体，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向统治阶级索要任何权利和提出哪怕任何一点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他们手上那些海量的利润最终也没有变成更大的资本去把这个帝国推向更高的高度，反而是开始不断聚敛到统治阶级手里变成固定的“死钱”，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即使有钱也只能发泄到市井的娱乐当中去，我们看到最终明朝灭亡了，但是这一整套封闭但是非常稳定的体系完好无损的保留到了清朝，换了一个马甲但依然死板地运行着，直到1840年，英国

人用暴力才把中国开始重新拖回欧洲的那条资本主义之路，这套系统最终还是只能通过外力才能被打破

社会结构和经济现实的脱节，这也就是《金瓶梅》为我们揭示的明帝国这个病人的病根所在

六十一：

西门庆的绸缎生意经理人韩道国善于算计，是个生意场上的好手，可是人品嘛五五开，巧言令色，为人浮夸，专爱占人便宜，韩经理的老婆叫王六儿，二十八九年纪，是清河县王屠夫的妹妹，注意哦，她的名字和金莲的小名是一模一样的，也叫六儿，之前我们知道和金莲撞名字的蕙莲就是个小金莲，现在这位王六儿又和金莲撞了名字，那么她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王六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平时就浓妆艳抹的，和她小叔子，也就是韩经理的弟弟，韩二，眉来眼去的，这街坊里的一帮小混混常常就在她家旁乱晃，拿他们俩的奸情取笑，这天韩经理外出谈生意，王六儿和韩二趁着这个空闲机会就在房里偷情，不料早被那帮小混混盯上了，直接冲进门里捉奸，两人措手不及，光着身子给堵在床上，被小混混们绑了，拴在韩经理铺子里就等第二天送到县衙里去问罪，在明代晚期虽

然传统礼法已经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偷情在市井中已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场面上，嫂子和小叔子之间的奸情还是很严重的，是要判绞刑的，所以韩经理就算心里再窝火，头上再绿的发翠，也是十万火急，心急如焚啊，要是不立刻想办法，这老婆和弟弟的命就没了，于是韩经理赶紧来找应伯爵，请他帮忙去和西门庆说说情，让他老婆和弟弟过了这关，应伯爵也是很仗义，亲自带着韩经理去找西门庆，在这儿呢，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啊，西门庆本来就是韩经理的顶头上司，韩经理有事儿相求，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西门庆，反而要应伯爵当中间人呢？这一来呢，是因为韩经理才刚被西门庆聘用不久，况且这次是这么大的人情，在双方还没熟到那个份儿上的情况下，韩经理不好贸然行动；二来呢，韩经理的推荐信恰好就是应伯爵写的，所以应伯爵多少算是他的保人，自然要为他出头，所以啊，不管什么行业吧，能力自然是被看重的，但是没有门路也同样的重要哦，尤其在一些非常情况下，甚至更加重要

两人见了西门庆，把情况一说，西门庆自然也仗义啊，毕竟不能让自己的下属吃亏啊，所以第二天在局子里判案时，西门庆故意扭曲案情，反而判了那帮小混混“无故私闯民宅，意欲对王六儿图谋不轨”，然后把为首的四个混混一顿棍棒收拾了，关在牢里等着再判，这四个小混混呢，名字也好玩儿，分别叫车淡，管世宽，游守，郝贤，有意思吧，连起来读读，就是：扯淡，管事宽，游手好闲，我们也是会心一笑啊，也算是作者在调侃这帮倒霉孩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多管闲事的孩子你伤不起啊

本来是捉奸的反而变成强奸未遂，这四个混混的家里人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去找西门庆说情可又不敢，而且西门庆虽然是这案子的主判官，但他根本不缺钱，所以他们就是想送人情，西门庆都未必会接，于是他们先去找月娘的哥哥吴大舅帮忙，可是吴大舅去找西门庆说了半天也没效果，他们又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应伯爵，四家人赶紧凑了四十两银子（人民币2万）送给应伯爵，请他帮忙再在西门庆那边疏通疏通

这下子可就好玩儿了，韩经理，混混们，两边都找应伯爵帮忙，应伯爵还居然两边都答应下来了，这算哪门子事儿，所以应伯爵的老婆也是很纳闷啊，埋怨他：

“你既然要帮韩经理出头，收拾这帮人，可为什么又收了他们的钱，反帮他们说情，这不是惹韩经理不高兴吗？”

应伯爵却笑着说：

“别担心，我自有主张”

那么应伯爵有什么主张呢？我们接着来看：

应伯爵从那四十两（2万块）中拿出二十两（1万块）交给书童做劳务费，让他去给西门庆帮混混们说情，大家还记得吧，这书童啊就是李县长送给西门庆的贴身男宠，现在正是当红，要对西门庆吹枕边风，舍他其谁，不过书童虽然收了钱，也没有直接去找西门庆，他也打起了小

算盘，琢磨着这种说人情的事情最好不要亲自出面，为什么呢，书童是西门庆的小情人啊，人对于情人有一种先天的心理预期，就是情人之间大家不要牵扯世俗利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纯为感情，你这巫山云雨，高潮迭起之间央求对方办点私事儿，对方正情愫意浓，自然会答应你，但是等到爽完了，冷静下来之后心理就会有微妙的变化了，一次两次可能还无所谓，三次四次之后对你的感觉就不再会是当初那种大家只是因为纯粹的感情在一起的那种甜蜜了，这种心理虽然看似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但是确实是客观普遍存在的，这一点书童也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也去找另一个人帮他去给西门庆说情，那么他找得谁呢？瓶儿

我们说，这个书童确实是脑袋瓜子灵光啊，找的这个人太合适了，为什么呢？第一，瓶儿和西门庆是夫妻，夫妻和情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情人都是以感情而结合的，而夫妻大半是以利益而结合的，所以夫妻之间不存在什么求人情这么一说，两口子间互相帮忙办事儿天经地义嘛，不存在上述问题；第二，西门庆所有的太太里面，瓶儿是最得宠的，她的话是最有分量的，西门庆一定会听的

既然找准了目标，书童就开始行动了，可是问题马上也来了，瓶儿可是超级富婆啊，你找她办事儿拿什么当劳务费啊？别说你书童手上现有那二十两银子，就是再加一个零，再加两个零，瓶儿都未必看得上眼，那么书童怎么办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二：

书童从应伯爵的那二十两银子（1万块）里面拿出一两五钱（750块）买了一坛金华好酒，两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鲜鱼，一肘蹄子，二钱顶皮酥果馅饼儿，一钱搽镶卷儿，都准备好了之后，书童把这桌好酒好菜送到瓶儿房里，毕恭毕敬地说是孝敬六娘（瓶儿）的，然后亲自斟了一杯酒跪在瓶儿面前请瓶儿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瓶儿一眼就看出这中间有文章，便要书童起来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儿，书童便把应伯爵托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对瓶儿讲了，并请瓶儿帮忙，瓶儿哈哈一笑便答应了，然后叫书童陪她喝了两杯，菜也没怎么动，又叫书童端出去请其他小厮，伙计们吃了

西门庆回家之后来瓶儿房里吃饭，瓶儿便编了个谎，说是花子由来找过她，求她给西门庆说情饶了那帮小混混，西门庆见既然如此，也就不坚持了，说：

“前天吴大舅也来和我说这事儿，我没答应他，不过既然花大舅（按辈份，花子由也算是瓶儿的哥哥）也来说情，那就算了，再打他们一顿板子这案子就算结了”

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这个看似严重其实就是个闹剧的案子，内涵相当的丰富啊，首先是这人情费银子的流通路线，从混混到应伯爵，再

到书童，再到瓶儿，最后到西门庆，这中间是层层盘剥，其实真正起到核心关键作用的瓶儿和西门庆，根本就没捞着什么具体的好处，瓶儿就捞着喝了两杯酒，西门庆更惨连酒都没捞到一口喝，这中间的大头全给应伯爵和书童这两个滑头给吞了；其次就是西门庆的那句回话，我们再仔细品一下，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呢？他说吴大舅来找他求情他不答应，但是花大舅来说情他就答应了，这很不合理啊，吴大舅是西门庆的亲大舅子，经常过来串门的，而且他本人还是县里面的名人，而那花子由，混混一个，而且真要较真儿的话他甚至都不算西门庆的亲戚，西门庆叫他一声大舅只是因为他是花子虚的哥哥而已，这身份也罢了，要知道他平时和西门庆也没什么来往，所以于亲于私，吴大舅说话的分量都应该比花大舅更重才对啊，所以啊，西门庆的这句话其实是在给我们暗示吴大舅和花大舅背后所代表的女人，也就是月娘和瓶儿，在西门庆心里的分量，结果比拼之后，月娘完败，瓶儿完胜；最后，就是应伯爵和书童这两个人心眼儿，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啊，就像前面我们分析应伯爵时说过的一样，他这个人啊在估摸别人心思方面真是不世出的天才，别人心里想什么他是一眼一个准，所以但凡能够做领导的心腹的人，单纯靠拍马屁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个都是人精啊，读心术那灵的都是属狐狸的

不过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疑问，那就是瓶儿为什么会答应书童去说情，瓶儿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插曲，是来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同时也是瓶儿的生日，双双喜庆的日子，自然是要大肆庆祝，节日期间，西门庆家也是宾朋不断啊，来贺喜的客人络绎不绝，如果大家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伯爵曾经教吴银儿拜瓶儿为干娘，而这次银儿也是真得借着这么一次为瓶儿拜寿的机会过来了，她准备了两张销金汗巾，一双女鞋作为生日礼物，正月十四一早便亲自过来，很恭敬的拜了做瓶儿的干女儿，当晚瓶儿就留银儿一块儿过夜

西门庆知道了就要过来和她们母女俩一块儿过夜，他心里是美滋滋地估摸着今晚要来个梅开二度，可是，瓶儿却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说床太小，拒绝了，西门庆不甘心，又说可以大家挤挤嘛，但瓶儿还是说不行，把他赶到金莲房里睡去了，赶走了西门庆之后，瓶儿叫迎春安排了一些酒水点心，她就和银儿开始喝酒下棋，喝了几杯之后，瓶儿和银儿聊到了官哥儿，银儿说：

“娘有了哥儿以后，爹多久过来一次啊？”

瓶儿说：

“他没个准数，一次两次的无所谓吧，其实他常来我房里看孩子也没什么，只是有些人把我的肚皮都气破了，背地里就咒这孩子，我是向来不说什么，就怕给别人嚼了舌头根子，我和他爹又能有什么闲事，我倒宁可他不来我房里才好，省得整天被人挤眉弄眼的挤兑我，说我专门霸着男人，像刚才他过来，我就赶他出去，银姐你不知道啊，我们家里是人多嘴杂啊”

瓶儿这番话明显是带着怨气的，银儿听了也是安慰瓶儿：

“娘啊，罢了吧，你就看在爹的面上，守着官哥儿好好过，到哪儿算哪儿吧，只要大娘（月娘）没说什么就好，倒只是别人看娘你生了哥儿以后，未免心里有气嘛，只要爹给你做主就好了”

瓶儿和银儿的这番对话，是这个无比热闹的元宵灯节中那么多的逢场作戏，那么多的调笑嬉戏之外唯一的一点敞开心扉，唯一的一点真情流露，房外是绚烂的礼花，欢笑的人群，房内，此时此刻，恰恰相反，没有母女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别，只是一个女人对着另一个女人吐露自己心底的辛酸，在这个瞬间我们突然发现瓶儿，在那些表面的风光之下，如同绚烂的烟花在消逝之后，是无比的寂寞，无比的孤独，甚至孤寂到了只能对一个只见过几面，和陌生人没有太大分别的银儿吐露心中的苦楚，她的这番苦楚也为我们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瓶儿生下官哥儿之后，家中太太们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了，而且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瓶儿已经有了一种被孤立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也恰恰就是瓶儿能够答应帮书童办事，向银儿诉苦的关键，在这个时候她实在太需要有一个能够来背后支持她，哪怕只是站在她身边都行，那么瓶儿话中的那个“有些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下回来说

在彻夜长谈之后，第二天，银儿向瓶儿告辞，毕竟对于她来说这次过来拜干娘更多的只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而丽春院里的正经生意可少不了她这个头牌回去压场子，但是出乎银儿意料之外的，瓶儿拿出两张销金汗巾，一两银子（500块），三十八两重的松江白綾（价值起码上千）送给银儿，这可是出乎银儿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要注意哦，这一整套礼物的价值可比银儿送给瓶儿的拜寿礼物要贵重多了，事实上瓶儿心中恐怕也清楚，银儿拜她做干娘哪有多少真心可言，说白了只是一个面临职业瓶颈的女人的一次颇为无奈的危机公关，那么既然如此，瓶儿又何必如此大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此时此刻瓶儿的心性，瓶儿的一生颇具传奇的色彩，她经历了太多太多一般人一生难以企及的沧桑和荣辱，但是抛开这些表层或是深层的阅历不谈，她始终都只是一个女人，尤其是当她的身份在此刻已经变成一个新生婴儿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纯洁的感情其实并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母亲对孩子的母爱，因为母爱是这个势利的世界中唯一能称得上纯粹无私，也是唯一真正不图回报的感情，我想在这个刻骨铭心的长谈之后，瓶儿多多少少还是把自己对官哥儿的感情投射了一些到银儿这个干女儿身上，毕竟穷极一生，我们都不会有多少会有这样敞开心扉的促膝长谈，不管是和谁，不管对方是否真的完全对你掏心掏肺，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无比孤寂的夜晚，既然如此，又何必计较些财物呢

所以我们重新来看瓶儿把西门庆赶走的那一瞬间，事实上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在那个瞬间瓶儿的定位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风骚放荡的淫妇，而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已经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了自己的孩子，小官哥儿的身上，喜剧的结尾往往也就是悲剧的开头，所以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到官哥儿出生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刻同时也是家中太太们的旧格局彻底走到尽头，新格局拉开序幕的开始，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原本应该无比欢喜的时刻背后的那些暗流涌动：

在瓶儿临产前，西门庆和月娘心急火燎的陪在瓶儿房里，金莲却悄悄的把玉楼拉到一边，抱怨说：

“这挤一屋子人干嘛呢，看生象胆呢？”

等接生婆蔡婆婆来了之后，金莲又对玉楼打岔说：

“她嫁过来的时候又不是黄花闺女，结过婚的人，过门儿前不知道睡过多少男人，谁知道这生下来是不是咱自家的孩子？”

雪娥听说瓶儿在生孩子，也赶紧跑过来看，却不小心跌了一跤，金莲又带着调侃的对玉楼说：

“你看这小奴才，就知道献媚，这慌的，抢命呢？生下孩子来也赏她个小奴才一顶乌纱帽戴！”

最后，瓶儿顺利得生下官哥儿之后，“合家欢喜”，但金莲却“越发怒气”，独自回了房，趴在床上痛哭

这些尖酸刻薄的话也是金莲刁钻刀子嘴的本色啊，反正耍嘴皮子挤兑人，没人是她的对手，但是这些醋意十足的嘲讽和金莲最后的埋头痛哭也在给我们暗示，金莲在这个本该无比欢喜的时刻对瓶儿流露出的那些嫉妒和仇恨，不过金莲此时对于瓶儿的嫉妒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哥儿是西门庆的第一个儿子，是长子，要是月娘以后生不出儿子，那整个西门集团的接班人就是小官哥儿了，即便月娘以后有了儿子，那以西门庆对瓶儿的宠爱程度，这小官哥儿也必然会分到相当可观的股份，最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母以子贵，瓶儿有了这儿子对瓶儿本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保证了一条后路，所以金莲此刻有嫉妒心理是完全正常，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不太理解的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里面金莲和瓶儿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的，她就算再怎么嫉妒但也不至于愤怒甚至仇恨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瓶儿和金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金莲的生日宴会上，那天晚上她们还无比亲热地一起住了一晚，瓶儿刚嫁过来的时候，西门庆要拿马鞭收拾瓶儿，金莲还暗中流了一把同情之泪，但是这些看似亲密的表象之下，隐藏了金莲怎样的真实内心呢？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这样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片段，影片的男主角，一个内心无比细腻的男孩儿小四，最后亲手杀死了他深爱的女孩儿小明，因为他发现小明已经变成了和他不一样的另一个人，他在杀死小明的时候绝望的怒吼：

“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非常震撼的片段，妓女菊仙自赎身价，准备嫁给段小楼，老鸨送别菊仙的时候阴阳怪气地送给她最后一句警告：

“你记住，窑姐儿永远只是窑姐儿！”

这两个片段看似毫无联系，事实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给我们暗示了人性中一个灰色的死角，人有一种天性，对于身边越是亲密的人越是有一种非理性的控制欲，在生活中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两个非常好的哥们儿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立马翻脸，同样的两个非常好的姐们儿也可以为了一个男人瞬间绝交，这问题恰恰就在于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亲密的伙伴往往有一种极端非理性预期，那就是“既然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那你的任何在我的预期之外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背叛”，如果我们纯从理性的角度看这种预期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可悲的地方在于这又恰好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死角，此刻金莲对于瓶儿事实上也有这样一种微妙的感觉，她们两个当初都是以“淫妇”的身份嫁给西门庆的，这是月娘当初骂她们两个的原话，这既是她们当初能够站在一条战线的原因也同样是金莲对于瓶儿的心理预期，可是自从瓶儿过门之后，情况变了，在那之后整部《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和瓶儿的性爱描写次数极具锐减到只有两次，甚至还包括多次写到瓶儿拒绝西门庆的求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瓶儿正在心里层面和身份层面上完成而这种从“淫妇”到“贤妻良母”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对于金莲来说却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的最高潮就是官哥儿的出生，也同样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滔天的仇恨通常都不会来自于陌生人之间，反而往往都是来自于最亲密的人之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可悲的现象，因为很遗憾，亲密的关系永远都是非理性的，而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又往往是自私和蛮不讲理的，这是人性中难以克服的弱点，现在金莲对瓶儿的感觉已经开始从当初还算亲密的姐妹情谊转向了一种非理性的你死我活的仇恨，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伤感的转变，然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但是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人性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同样的悲剧总是在周而复始，一代一代，反复地上演，我也非常希望一切能像童话一样美好，但没有办法，这是残酷的真实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向着悲剧的那方慢慢的滑去

那么接下来，金莲在抱头痛哭之后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四：

嫉妒是一种人心的常态，我们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会经常嫉妒别人，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人的嫉妒情绪一旦上升到仇恨的程度，那么一个典型的反应就是会疯狂地抓住一切机会找对方的别扭，给对方小鞋穿，我们前面讲过，金莲是一个非常讨人喜

欢的女人，上天给了她惊艳的美貌和无双的风情，可同时却让她出身贫寒历经坎坷，从心理学层面上讲，金莲是一个极端自负和极端自卑的矛盾混合体，她不会服任何人的，所以现在她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对于瓶儿的狂热的非理性嫉恨情绪中，所以她对于任何可以打击瓶儿的机会都会格外的敏感而且绝不会放过，很快，机会就来了

瓶儿坐月子坐完之后，西门庆便大张旗鼓的为官哥儿办满月酒席，阵势搞得很大，请了好多客人，这中间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玉箫乘着席间空闲的时候，偷偷从席上拿下来一银壶酒和几个小菜，想送给书童吃（小白脸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她到了书童房里，却发现书童不在，就把银酒壶先放下了，没想到她偷偷摸摸的被琴童（以前和金莲偷情的琴童已经被西门庆赶走了，这个新的琴童是瓶儿过门时一起带过来的小厮）看见了，琴童就想乘机揩点油，他想着反正这出了事儿也是玉箫扛着，不揩白不揩，就偷偷把银壶带回瓶儿的房间，请迎春帮忙把壶藏了起来，结果酒席散了以后，玉箫再去书童那边一看发现银壶不见了，慌了，她怕月娘怪罪，赶紧推卸责任，把事情往小玉身上推，小玉哪里肯平白无故受这么大的冤枉，也是立马就急了，两个人当即就在月娘的面前吵了起来，这一吵事情可不就闹大了吗，西门庆也被惊动了，金莲便在他耳边嚼舌头根子：

“这才头一桌酒席，就丢了一把壶，这冤大头当的，就是家底儿再多也经不起这折腾啊！”

金莲这话就是在讽刺官哥儿是个败家的，刚刚满月就把壶丢了，西

门庆一听顿时心中不爽，可又不好当着众人的面发作，只好默不作声，紧接着，瓶儿回房以后，迎春把琴童拿壶的事儿给瓶儿说了，瓶儿赶紧叫迎春把壶送过去，并对月娘说壶只是琴童放到瓶儿那儿的，金莲一看，又马上阴阳怪气的对西门庆说：

“琴童这奴才就是瓶儿的人啊，把壶放她屋里，是不是想昧了这壶啊？要我说，就把那狗奴才抓来老老实实收拾了，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不然，你就知道冤枉玉箫和小玉，真是跑死当金刚的，坐死当佛的！”

金莲这番话虽然说是别有用心，但平心而论还是相当有杀伤力的，首先，迎春把这壶拿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就算嘴上不说，但心里面恐怕也会在犯嘀咕，毕竟琴童，迎春都是瓶儿的人，这层特殊关系让人不得不会产生这种联想，只是别人不好明说罢了，可金莲直接就故意说出来了；其次，是比较狠的一点，玉箫是负责酒席现场的斟酒工作的，所以现场的所有酒壶都归她管，按照管理学的标准来说，在她的本质工作范围内酒壶失窃，不管小偷是谁，玉箫也要付很大责任，这个姑且不说，出事儿以后，玉箫毫无承担，一咕脑把屎盆子往小玉头上扣，这更是不着调，你说你赖谁不行，赖小玉，小玉是酒席上管茶水的，她就是有心想偷也没那个功夫啊，这些就算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小玉偷的，你们两个都是月娘的人，当着这么多人，在月娘的面前互相狗咬狗，这把月娘的面子往哪儿放啊，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就是想掐也私下掐去啊，所以说玉箫虽然是丫头里面地位最高的，但和春梅，迎春她们比，情商低的不是一点半点，也是个缺悟性的，但是现在金莲却当着

月娘的面跳过了这些对玉箫很不利的细节，公然袒护玉箫，而直接把打击点锁定在琴童也就是他背后的瓶儿身上，特别最后那句“跑死当金刚的，坐死当佛的”，暗中讽刺西门庆厚此薄彼，偏袒瓶儿的人，这损劲儿真是损到家了

可西门庆听完什么反应呢？西门庆大怒，但是很可惜，他大怒的对象不是瓶儿，居然还是金莲自己，西门庆瞪着金莲就骂：

“照你这么说还是李大姐（瓶儿）爱这把壶咯？！我都找到了，还费什么话，瞎鸡巴胡扯什么？！”

西门庆这句话，就这件事本身来看是完全没道理的，因为金莲那番话虽然有点居心不良，但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好歹还圈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瓶儿的小厮琴童），她也是盘算着要用这个来打击瓶儿，想法是好的，可被西门庆这么一说，那意思就是表明了，“就算是琴童偷的又怎么样？只要瓶儿喜欢，拿什么都无所谓，你少来挑唆！”，一个当太太的的指证另一个太太的小厮，没被通过就算了，还被抢白了一通，这层隐含意思那就是金莲在西门庆心里的地位连个瓶儿的小厮都比不上，这太让金莲伤心了，所以金莲憋了一肚子火啊，转过头就去和玉楼抱怨：

“这不得好死的贼（西门庆），自从有了这孩子，当他妈生了太子一样，如今见了我们这些人像见了煞神一样，越来越没好话了！”

金莲虽然被嫉妒情绪搞得头脑发热，但思路还是清晰的，这番抱怨也还算说到点子上了，瓶儿现在如此受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瓶儿为西门庆生了第一个儿子，官哥儿，那么接下来金莲会不会对官哥儿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五：

我们再次把时间拉回到前面我们讲过的，桂姐拜月娘做干娘的那个酒席上，西门庆在前厅宴客，金莲在房里梳妆打扮之后就准备去前厅，正好听见瓶儿房里官哥儿在哭，她就进去看，原来瓶儿不在，只有奶妈如意儿陪着官哥儿，金莲便走上去，笑嘻嘻地逗官哥儿：

“好你个小人芽儿，想你妈妈了？我抱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说完之后，金莲就要去抱官哥儿，如意儿觉得为难，连忙推辞说：

“五娘别抱小哥儿了，万一他尿在你身上就不好了”

金莲说：

“不碍事，我拿衬儿托着他”

说完，金莲就抱起官哥儿往外走，一直走到仪门，然后，金莲，突然一把高高的把官哥儿举了起来，正好，“不想”这时月娘从上房经过看见了，问道：

“五姐（金莲）干什么呢？别把孩子举那么高，会吓着他的”

然后，月娘便把瓶儿叫来，金莲便对瓶儿说她抱着官哥儿来找妈妈

的，瓶儿赶紧把官哥儿接过来，月娘又逗了逗官哥儿，之后又特别嘱咐瓶儿好好把官哥儿抱回房里，别吓着他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片段，特别是放在桂姐拜干娘这个浓墨重彩刻画的片段之后，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看一下的话，会突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为什么呢？在金莲把官哥儿高高举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作者没有从正面给我们答案，但是依然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那就是书中在写到月娘出现的时候用的那个形容词：“不想”，就这一个简单的词，把那一瞬间金莲和月娘两个人的内心都告诉我们的了，金莲高高举着官哥儿的时候，“不想”月娘会出现，月娘经过仪门的时候“不想”会看到这个唬人的场景，这是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场景，我实在不想把它点破，我只想说“突然高高举起”这个动作从心理学上讲，通常是人准备砸东西之前的一个惯性动作，但是我们很清楚当时金莲高高举起的既不是吃饭的碗也不是洗脸的盆，而是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既然如此，我想大家基本也就明白金莲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了

想透了这一层，之后月娘对瓶儿的那个特别的嘱咐就格外让我们感动了，我们知道，当初西门庆娶瓶儿的时候，反对意见最激烈的是月娘，几个太太里面公开和瓶儿翻脸的是月娘，瓶儿过门以后，和西门庆打冷战的是月娘，但是官哥儿出生以后，几个太太里除了瓶儿这个亲生母亲之外，对官哥儿最好的却依然还是月娘，小事上闹点情绪，大事上却毫不含糊，这叫什么，这就叫大家闺秀，所以我们常说，穿衣的品位可以

学，美食的鉴赏可以学，工作的能力可以学，但是大户家千金小姐的气质和气场是没法儿学的，因为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与身俱来的素养和天赋，所以很可惜，这种正室范儿是金莲一辈子也不可能学会的，我们只能无可奈何的看着金莲这个本来才情无双，让人无比怜爱的女人，在婚后变得愈加可悲的猥琐

罪恶和欲望通常来说就是硬币的两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欲望，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罪恶，所以很可悲，唯一能够让罪恶消失的途径就是让当事人 physically 消失掉，或者，很无奈地，就是让罪恶得到实现！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毫不起眼，但是却意味深长的瞬间，当那个邪恶的念头，像魔鬼一样进入金莲的脑海之中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这个魔鬼赶走了，在那个魔鬼消失的时候，必将有一个人要用最悲痛的眼泪为它殉葬，不管是金莲的，还是瓶儿的，这一切能够终结必定要有一方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命运的帆船向着那个无法挽回的漩涡慢慢的驶去

金莲的各种情绪上和行动上的微妙变化自然瞒不过瓶儿的眼睛，但是瓶儿并不希望激化矛盾，相反，瓶儿开始特别有意识地积极讨好金莲，八月十五月娘的生日，金莲的妈妈潘姥姥也过来拜寿，当晚按道理潘姥姥就睡金莲房里，但是那边瓶儿却特别嘱咐要西门庆去陪金莲睡，然后让潘姥姥来她那边过夜，潘姥姥来了之后，瓶儿是连忙“让姥姥在炕上坐”，又叫迎春安排了酒菜果品，当晚瓶儿就陪着潘姥姥聊天说笑，两

人一直聊到半夜才睡，第二天瓶儿又送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绫袄儿，两双缎子鞋面，两百文钱（100块）”，我们看瓶儿这个人情，要是放到一般人身上，那真的算是做到家了，既让金莲身心俱爽（把西门庆推给金莲），又让金莲的妈妈得到了最殷勤的招待，但是瓶儿有心想修补两人开始崩坏的关系，金莲却未必领这个情，所以当潘姥姥兴高采烈的拿着瓶儿给的礼物在金莲面前夸瓶儿时，金莲却不冷不热的说：

“你个没眼光的，这些有什么好的，你就当个宝？”

潘姥姥见女儿这么说话，热脸贴个冷屁股，心里不爽，也就反嘲了金莲一句：

“你这丫头说的什么话？什么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一件这样的衣服啊？”

金莲对她妈也是毫不客气啊：

“我拿什么比人家那个有钱的姐姐（瓶儿）啊，我自己都没得穿，还给你？”

我们来看金莲这话呢，表面上好像是冲她妈撒气，其实暗地里就是针对瓶儿的，瓶儿这主动退让外加大献殷勤，不但没有对修复两人的关系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更加触动到了金莲内心中自卑的那一面，让她更加地恼火嫉恨，不过愤怒的人只是脑袋发热而已，眼光却是一直保持着毒辣的高水准，很快敏感的金莲就找到了瓶儿的另一个把柄，那么这次又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六:

我们再次把时间拉到韩经理的老婆王六儿和他弟弟韩二偷情被混混们逮住的那个案子，当时混混们被西门庆算计了，请应伯爵去说情，应伯爵又托了书童儿帮忙，书童儿又去求瓶儿帮忙吹枕边风的时候准备的一桌酒菜，瓶儿没吃，书童儿就把酒菜又都拿出来请其他伙计小厮吃了，唯独就漏掉了平安儿，平安儿平时一直就看书童儿不顺眼，所以觉得书童儿这次也是故意不请他的，所以非常恼火，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书童儿平时也是挺精细的人，怎么会得罪了平安儿呢，要说到这个啊，我们得先说点生活中好玩的事儿，如果你去问一个朋友他对于自己同性朋友的想法，基本有这么一条规律：

评价语：“那个人很幽默风趣；那个人气质很好；那个人很可爱；那个人很温柔”

以上四点，直译一下：“那个人很丑；那个人很丑；那个人很丑；那个人怎么他妈能长得这么丑！”

评价语：“那个人很臭屁；那个人没气质；那个人很下贱；那个人很轻浮”

以上四点，直译一下：“那个人是大帅哥/大美女；那个人是大帅哥/大美女；那个人是大帅哥/大美女；那个人不但是大帅哥/大美女，身材还他妈那么好！”

所以啊，不是书童儿自己待人接物有什么问题，而实在是因为书童儿那张让人欲罢不能的脸啊，实在长的太乖了，男女通杀，不但西门庆喜欢，连玉箫也对他春心暗许，所以啊要说平安儿对书童儿看不顺眼那是场面上的话，说白了就是平安儿嫉妒人家书童儿，谁叫你长的那么好看，给同行压力了不是？

但是嫉妒归嫉妒，要直接去找书童儿的麻烦，平安儿虽有胆子但还没这个实力，所以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谁呢？就是金莲啊，那么平安儿为什么会觉得金莲会帮他呢，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书童儿有两个把柄抓在他手里：第一是平安儿有一次撞见西门庆和书童儿两人单独在书房里面，房门紧闭，只听见房里两人气喘吁吁的；第二就是为了王六儿那个案子，书童儿去瓶儿房里请瓶儿吃酒，书童呆了很久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脸上红红的，这两件事呢，平安儿都没有亲眼看见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间接的逮着了一些零碎的细节，但是就是这些细节实在难免不会让人浮想联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书童儿是西门庆的男宠，西门庆要搞他也是天经地义的，这本来说起来也不算什么把柄，但是问题在于，在明代，玩儿男宠虽然是大家约定成俗的乐子，但是这种事情本身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要搞私下搞去，当面要是撞上了对西门家这种大户人家来说那可算是丑闻啊，而且关键的地方在于，就金莲这个大醋坛子，只要是和她抢西门庆的，别说女人就是男人她也不会放过的，所以但凡书童儿和西门庆的那些事儿，金莲一定会感兴趣的；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书童儿请瓶儿喝酒，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猛料呢，诚

然，一男一女独处一室那么长时间，而且男的出来的时候脸还是红的，你要说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但是这件事情最妙的地方还不在这儿，最妙的地方在于，金莲现在巴不得有机会逮住瓶儿的把柄，现在正好平安儿给她抖出这么个事情，所以书童儿和瓶儿之间到底有没有干出点实质的事情，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在于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暧昧的，只要暧昧，那么对于一心要挑拨离间的金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从古至今，挑拨离间的精髓并不在于“是真还是假”，而在于“千里之堤，毁于蝼穴”

所以我们看到，平安儿要打击书童儿，但是碍于书童儿现在火热的地位，只能绕开正面，从侧面，也就是通过书童儿可能会和瓶儿有奸情这件事入手，而瓶儿现在和金莲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僵了（虽然是金莲单方面的僵），所以金莲就成了平安儿要达成目标的一个突破口，而金莲要打击瓶儿，正好就要利用瓶儿的这个把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能顺带把书童儿一块儿给拉下水，一箭双雕，打击目标虽然有差别，但利益一致，途径一致，敌人的敌人也就是朋友嘛，所以金莲欣然答应和平安儿结成一个利益同盟，并要平安儿帮她暗中监视书童儿

安排好了之后，金莲就出手了，这天西门庆正和书童儿在书房里亲热呢，那边平安儿第一时间就把信息递给了金莲，金莲立即就派春梅到书房现场说要请西门庆过去坐会儿说说话，西门庆被春梅杀了个措手不及，慌忙推开书童儿，但又禁不住春梅软磨硬泡，只好来金莲房里，金

莲见了，劈头就问他：

“你大白天关着门和那奴才干什么呢？你就钻那奴才的臭屁股，晚上还来我这儿睡，我都嫌脏呢！”

金莲这话虽然糙点，但问得倒真是直接，一点儿前戏都不给，开门见山了，西门庆却慢条斯理地说：

“听谁胡说呢？我躺着看他写礼贴儿呢”

我们把这次西门庆的回答和以前金莲逮住他和瓶儿偷情时候的回答对比一下，当时西门庆慌的一把给金莲跪下了然后老老实实全招了，如今个金莲叫春梅直接堵了个西门庆和书童儿的现场，但这次西门庆却没有实话了，是西门庆变了吗，没有，他在感情上一直都没有变过，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男人对不对女人说实话并不取决于男人捏在女人手里的把柄有多么难堪，男人对不对女人说实话只取决于男人是不是还在于女人，“只要我在乎你，我甚至可以不要自尊，别说实话，就是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帮你摘下来；可我不在乎你了，你把河里的鱼说到岸上都没用了，我连话都懒得再和你说一句，还实话呢，有话说就不错了！”，所以西门庆这个回答的隐含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已经不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的那么在乎金莲了

金莲是何等悟性的人，西门庆的这个回答的潜台词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心里明镜似的，那么接下来她会怎么回答西门庆呢？我们下回

来说

六十七:

西门庆给金莲打官腔，金莲也就不再逼问了，她话锋一转，开始伸手向西门庆要点实惠的：

“明天吴大舅（月娘的哥哥）娶媳妇儿，总得拿点什么当份子钱吧，你不给我，难道叫我出去找野男人要去？别人都有，只有我没有，我不去了！”

西门庆便说拿一匹红纱做份子钱好了，金莲不愿意，觉得级别不够高，于是西门庆便去找瓶儿要衣服，瓶儿听说是金莲要的，慌忙从自己柜子里拿出好几件高档时装，请金莲挑，金莲推辞了半天，也是禁不住瓶儿的一番热情，无奈只好接了

我们来看这次金莲的发难，可以说是标准的高开低走，一开始气势汹汹，本来指望着能一板斧先把西门庆给拿下，没想到西门庆态度飘忽，根本就不接招，金莲碰个软钉子也就算了，想着既然你跟老娘打太极，那这次就退而求其次要点干货好了，可就这还没能如愿，居然还被西门庆一脚把皮球踢给了瓶儿，又让金莲极不情愿地欠了瓶儿一个大大的人情，真是点儿背衰到家了，喝白水都塞牙，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金莲是否对这个结果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答案是肯定的，出现这个结果必定在金莲的预想范围之内，以金莲的头脑和眼光，你要说她想不到这一层那是侮辱她的智商，那么明知不可为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金莲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在《笑林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笑话，说的是一个人肚子很饿，然后去烧饼摊子上买烧饼吃，一连吃了七个烧饼才终于吃饱了，但他突然一拍脑袋叫苦说“哎呀，早知如此，就只买那第七个烧饼好了，何必买前面那六个呢？”，笑林的笑话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了作为笑话的本质工作外，都可以当寓言看，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笑话时，都会对这个烧饼哥发出善意的嘲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笑话扩展发散一下，发散到生活中更深的一面，比如我们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婚姻，比如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和烧饼哥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依然还能够意识到他们能够吃饱，这个功劳是所有七个烧饼平摊的，我们只会把注意力放在临界点上的那第七个烧饼上，我们把这个人们普遍存在的思维盲区称之为“烧饼盲点”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金莲这一系列行为，就有味道了，事实上在这里金莲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烧饼盲点”，我们知道瓶儿在西门庆心里的地位非常稳固，这种地位是瓶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建成的，这里面既有瓶儿自身她可以控制的因素，包括她的美貌，她的财产，也包括瓶儿自身之外的她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她的待人接

物的方式给别人的影响，她性格里面至情至性的那一面对西门庆的吸引，甚至是她为西门庆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儿，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共同综合影响而达成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得难听一点，如果瓶儿的鼻子再短上那么一毫半厘，如果瓶儿手上的现金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如果瓶儿生下的不是官哥儿而是一个女孩儿，那么她或许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如日中天，这么难以撼动的地位，但是现实，最迷人最精妙也最让人扼腕叹息的地方就在于，她是不能够被假设的，而以金莲的才智，这些她都明白，但她依然锲而不舍得持续打击瓶儿，就是因为在这场争夺西门庆的战争中，金莲太自大（无双的美貌和才华），太自卑（贫贱的出身）了，她把自己这两块“烧饼”看得太重了，她现在已经失控了，这种失控让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对于瓶儿“夺走”西门庆的报复），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成功就成仁”的状态，她现在疯狂的打击瓶儿就是在抓紧一切机会享受这种报复的快感，这种心理层面的快感是生理上的性高潮无法帮她满足的

那么瓶儿又为什么对于金莲的挑衅一让再让呢，一路走来，我们知道瓶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当初她对付前两任老公那个绝情，那个残忍，逼死花子虚，赶走蒋竹山，用心狠手辣来形容绝对不夸张的，可是现在她为什么对金莲这么谦恭忍让呢？我们知道手段的选择和性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关系的是情境和目标，当初瓶儿为什么对花子虚和蒋竹山那么决绝，那是形势需要啊，当时她需要转移花子虚的财产又需要嫁给西门庆，再加上她本来就讨厌这两个人，所以她必须要采用

霹雳手段；可是现在呢，现在瓶儿没有必要和金莲计较，因为瓶儿现在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不管金莲怎么闹腾，她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相反的，如果她也闹，两个人接上火了，有火就一定会出现结果，有结果就一定有变数，有了变数事情会怎么发展就不好说了，所以现在瓶儿的最佳的策略就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这其实恰恰也是现在很多婚恋专家给有丈夫出轨的太太们的建议，对于小三，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心静气，让小三一个人闹去，男人不是傻子，对于过日子的女人和只是玩儿玩儿的女人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太太们不需要为自己的地位担心，相反，真要去闹了，本来没事儿的搞不好还弄出事儿来了，反而恰恰给小三提供了变数，何苦呢对吧？

好了，所以金莲虽然闹的厉害，但是西门庆心里是有数的，这些太太们对他到底怎么样他是非常明白的，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而且这位太岁本来也不是闲的住的人啊，这天瓶儿的使唤婆婆冯妈妈突然登门拜访，“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老婆子究竟来干嘛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八：

当初西门庆给蔡总理献寿礼的时候，翟管家委托西门庆帮他找个姑娘送到东京去做小妾，这事儿西门庆当初是打了包票的，这领导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嘛，所以西门庆也是委托了清河县里的媒婆子帮他用心去办，这次冯妈妈上门拜访，也是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姑娘她

已经找到了！

那冯妈妈找到的是哪位人家的女儿呢？说来真是巧了，就是西门庆的下属，韩经理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爱姐今年刚十五岁，乖巧可爱，清新小萝莉一枚，唯一的障碍呢，就是韩经理家也拿不出太多钱置办嫁妆，西门庆便说没关系，所有彩礼置办由他来应付，冯妈妈又去韩经理那边对王六儿描绘了一下爱姐嫁到翟管家那边之后“吃香喝辣的光辉未来”，这媒婆子的一张嘴有多犀利我们前面已经领教过了，所以经过冯妈妈这么湖天海地得一说，王六儿也是非常中意啊，这桩和人口买卖没有太大区别的包办婚姻就这么敲定了

爱姐，这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儿，这是她人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在这个转折点上没有任何当事人询问过她的意见，关心过她的感受，但是很遗憾，那个时代下这是她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的，但是依然请你们先记住这个韩爱姐，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儿，在《金瓶梅》后面的故事里她将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们依然还记得，那个我在前面讲到过的，这整个故事里面的那一个“疯子”

婚事定了，西门庆便来韩经理家做婚事的具体安排，进屋坐下之后，王六儿便带着爱姐上来拜见，虽然上次王六儿那个通奸的案子里西门庆帮了不少忙，但是这次会面是西门庆第一次见到王六儿，这王六儿长的什么模样呢？“穿着紫色的绫袄儿，玉色的裙子，身材很高挑婀娜，脚

很大很壮，紫铜色的瓜子脸，弯弯的眉毛像远山，透亮的眼睛像秋水”，西门庆见了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啊，心里敲起了小算盘：

“想不到韩道国有这么个老婆，怪不得外面有人和她鬼混啊”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西门庆便把冯妈妈叫来了，先给了一两银子（500块）的好处费，然后明白话和这老婆子说了，想要找这位王六儿玩儿上一玩儿，要这婆子帮他去拉回皮条，有皮条费可以赚，何乐而不为，冯妈妈便来找王六儿商量，这王六儿本来就是个骚货，反正老公成天忙生意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何况这次又不是一般的杂七杂八的小混混，那是县里面大名鼎鼎的西门大官人啊，这玩儿一玩儿那可是有大把的油水可以捞啊，但是王六儿却还有一个疑虑，她问冯妈妈：

“大官人宅子里都是仙女儿一样的几位娘子，他会看上我这个丑货？”

这可就奇怪了，以王六儿这身材模样，我们看看几个关键词吧，婀娜高挑的身材，大脚，紫铜色的皮肤，按照当代的审美眼光来看，真得算是火爆性感的，尤其是这紫铜色的肤色，这可是现在很多人朝思暮想，疯狂晒日光浴都晒不出来的性感肤色啊！既然如此，王六儿怎么会觉得自己长得丑呢？

原因其实就在于王六儿自己说的“大官人的几位娘子都是仙子”这句话，我们知道在明代，稍微有点家境的女孩儿家自小一定会缠脚的，所谓“三寸金莲，步步莲花”，都是说这个，而且不管是千金小姐还是小家

碧玉，自小除了重要的交际场合（婚丧寿诞或者重要节日）之外都不会随便出去抛头露面的，自小呆在闺房长大，皮肤非常好的，都是白白净净的，再者说，闺房里长大的女孩儿，除了基本的针织女红，琴棋书画，也不可能搞什么专门的体育健身（将军家的女孩儿除外），所以身材怎么样嘛，我们基本就可以想象了，换句话说，在明代，一般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基本是这几个关键词：没有立体感的身材，脚很小，脸很白，这三个关键词，也就是在明代性感美女评判的标准（尤其是脚小这个变态标准），事实上包括瓶儿，包括金莲都差不多是这种类型，这种性感指标以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不管我们现在觉得这是变态也好，还是扭曲也罢，我们必须接受这是那个时代客观存在的价值观，这种扭曲的价值观的背后是古代中国对于正常审美的变态扭曲，这也不仅仅只是在古代中国，包括古代的欧洲，女人需要经历和缠脚一样变态的束腰，这些变态背后的事实是在那个男权绝对权威的时代，女人完全沦为男人的附属品，那些变态的指标实质上就是把女人作为物品而不是独立的“人”来看，而像“长腿，大胸，裸露的躯体”，这些现代性感美学指标，本质上作为人类最质朴最自发的生理本能，反而恰恰就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的指标，在经历了漫长的人文启蒙，妇女自我意识解放，女人真正的可以作为拥有独立的个体的人存在了以后，才能真正的融入人类的内心，所以越是开明的时代，指标越是简单明了，越是体察人性；而越是专横的时代，指标反而越是复杂繁琐，越是压抑人性

所以虽然王六儿自己觉得自己长得丑，但是她的这种“丑”事实上只是一种被扭曲的美，只是时代限制，她自己意识不到而已，但是不管在任何时代，不管制度如何改变，人类的生理反应永远都一样，所以王六儿这种“超越时代”的性感确实是让西门庆产生了性冲动的，男人的下本身永远是男人最诚实的部位，不然他也不会要去找冯妈妈去拉皮条了，不过尽管我们知道王六儿是个性感美女，但她自己现在这么不自信，那她会不会答应冯妈妈去和西门庆玩儿一玩儿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九：

王六儿心里不自信，想打退堂鼓，这冯妈妈不答应啊，这事儿要是吹了，西门庆这次许诺的皮条银子打了水漂倒也算了，这县里面媒婆子的生意竞争这么激烈，这次黄了那以后只怕西门庆再不给她拉皮条的机会了，所以冯妈妈也是赶紧给王六儿做思想改造：

“哎呀，看你说的什么话？自古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说起来这也是你的缘分运气啊，要是大官人不留心你，他又怎么会叫我来找你呢？他还给了我一两银子（500块），感谢我操办爱姐的事儿，如今又特别关照你，你要是答应了，这就是你情我愿的好事儿啊，莫非还怕我哄你不成！”

王六儿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也就答应了

我们来看冯妈妈这话，倒也真是直接，“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就是

拐着弯儿的骂王六儿长得“丑”，也就是王六儿这种自己没谱的女人，要是另一个六儿，潘六儿的话，你拿这话劝她那不跟你翻脸才怪，“他还给了我一两银子”，这话老婆子都不带避嫌的，连西门庆给她好处费具体是多少都抖出来了，反正撮合别人偷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干脆大家也别遮遮掩掩的，所以冯妈妈这些开门见山的话里面，真正打动王六儿，也是让王六儿明白的，是在告诉她，偷情这种事情要么是纯粹为情，要么是纯粹为钱，这西门庆看上你了要玩儿一下又不是为了什么“高贵的爱情”，人家没那功夫矫情，就是掏钱图个乐子，所以你个“丑娘们儿”也就别“丑人多作怪了”，你也就像我这个老婆子一样，借着这个机会多捞点干货得了，否则过了这村没这店咯

两边都答应了，冯妈妈就在王六儿家安排了一桌酒席，西门庆便只带着玳安和棋童两个悄悄溜过来了，这次西门庆也是考虑周全啊，让玳安亲自把风，见了面，说点客套话，再喝了几圈酒，大家都有意了，冯妈妈便很知趣地撤了，房里就剩下西门庆和王六儿两人，王六儿也是很懂事啊，主动发起进攻，两人从酒桌边上一路干到床上，总算成了好事

前面我们特别提过了，中国古代的小说给人物取名字都不会随便胡乱起的，尤其是两个人有相似的名字的话，必然有特别的联系，我们前面知道蕙莲其实就是镜子里面的另一个金莲，所以王六儿其实就是镜子里面的另一个“潘六儿”，作者在有意无意地将这两个女人都和金莲进行了一番对比，如果说在风月场子里金莲算是princess charming的话，那

王六儿就是当之无愧的prom queen了，她床上玩儿的花样之多，手法之劲爆，即使放到今天依然让我们叹为观止，纯从性爱之欢的感官快感来说，西门庆从王六儿那里达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境界，《金瓶梅》海量的房事描写中，场面最为火爆，体位最高难度，玩儿法口味最重，使用性玩具和性辅助品花样最多的，几乎全部是和王六儿有关（这一点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原著，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所以这种全新的感受是西门庆无法拒绝的，他很快就迷上了这个小骚货，开始频频的流连于王六儿家

一分钱一分货，王六儿从和西门庆的偷情中得到的回报也是相当丰厚的，首先就是西门庆花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人民币60万块）帮她在狮子街这个黄金地段买了一栋四层的小洋房，其次就是西门庆又花了四两白银（人民币2千块）帮王六儿买了一个使唤丫头，叫做锦儿，再接着嘛自然就是我们熟悉的西门庆泡妞的惯用招数，少不了的各种名牌儿大衣和首饰化妆品，而冯妈妈呢，油水也捞得不少啊，西门庆成事之后，又赏了她一两银子（人民币500块），而且就由她这老婆子专职做王六儿的这一单皮条生意，独一份儿的，每次的油水全部给她冯妈妈赚，够意思吧？所以冯妈妈连本来的主母，瓶儿，那边都渐渐的去得少了，每次瓶儿叫她办事，这老婆子都支支吾吾的推脱，反而是天天忙乎着和王六儿混在一起，就琢磨着要挖西门庆的好处费，书上也是不忘调侃讽刺了一下冯妈妈：

“媒人婆地里小鬼，两头来回抹油嘴”

而且和前几次偷情相比，这次和王六儿的偷情，西门庆的把风工作也是做得滴水不漏，我们知道以前西门庆和金莲，瓶儿，蕙莲的偷情，都是坏在情报工作的把关上，露馅露的太快，造成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被动局面，所以这次西门庆是成立了专门的情报小组，棋童负责交通工具的藏匿工作，玳安负责街道望风工作，冯妈妈负责线人接头工作，责任承包到个人，各单位紧密合作，严丝合缝，效果呢书上说是“瞒的家中铁桶相似”，也就是说家里的太太们，月娘啊，娇儿啊她们全被蒙在鼓里，甚至连大醋坛子的金莲和消息灵通的玉楼都给瞒的结结实实的，不容易啊，足见情报小组工作态度之用心，工作成绩之斐然，值得领导特别嘉奖！

所以我们把西门庆的各次偷情进行一个对比，

和金莲的，砸进去的见面费花了十五两银子（人民币7500块），线人是王婆子，靠着她那个及其坑爹的“十光之计”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天，才终于把金莲搞上床，负责把风的也是王婆子，把风效果怎么样，大家已经清楚了；

和瓶儿的，见面费倒是没花，因为瓶儿自己扮演的线人角色，但是顾忌花子虚的原因，前后墨迹了两个月才搞上床，负责把风的迎春严重缺乏实战经验，还没几次就被老江湖金莲识破；

和蕙莲的，见面费是一匹纯蓝色的绸缎（人民币1000块），第一次见面就搞上床了，线人和把风工作都由玉箫担任，这玉丫头也是个极不

靠谱的，第一次把风就被金莲给端了老巢；

和王六儿的，见面费一两银子（人民币500块），线人由冯妈妈担当，第一次见面就搞上床了，把风由棋童和玳安共同完成，实战效果极佳

所以经过对别，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西门庆其实是在慢慢成长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天生就是个偷情高手，天生就知道怎么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又尽善尽美，事实上，他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甚至是在付出很多惨痛的代价之后才慢慢成长为一个偷情高手的，或许“偷情高手”这个词让大家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再扩展一下，为什么老男人永远是最吃香的？因为所有的老男人都曾经是一个青涩的男孩儿，他们现在的风度翩翩和善解人意都是通过无数次的学习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之后才换来的，我们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人见人爱的老男人的背后是你无法知晓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的女人帮你培训出来的，举个例子，就像金庸一样：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一生的真爱，最终离他而去；

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共同打拼，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最终金庸抛弃了她；

他的第三个妻子是个小女孩儿，金庸送她去澳洲留学，像女儿一样宠她

所以一个真正优质的男人为什么打动人，他曾经青涩，曾经浪荡，曾经是个纯情少年，曾经是个无耻混蛋，但是经过岁月的磨砺，经过时光的淘金，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阅尽千帆，笑看风云，迷人的风度和内敛的稳健，以及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的财力，所以能不优质能不让人倾心吗？

所以很多只会抱怨“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一个好女孩儿”的小男人不明白也不会懂，为什么西门庆有那种能吸引那么多女人的魅力，我来告诉你，很简单也很困难，因为那是一种成长，是一种学习，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生就是情圣，天生就是大众情人，你必须要去学习，或许是好的学习，或许是坏的学习，途径无所谓，因为本质上殊途同归，天下所有的光鲜的背后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和磨砺，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尽管西门庆现在学得把风工作一流，但是毕竟王六儿是韩道国的老婆，这韩道国又是西门庆倚重的项目经理，上次蕙莲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常言道“鸡蛋再密也有缝”，这边万一韩经理真的发现点蛛丝马迹，会不会又搞出什么乱子呢？我们下回来说